

周書

唐 令狐德棻 等撰

周書

第 二 冊
卷 一 八 至 卷 三 四 (傳)

中 華 書 局

周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

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

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尙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豹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羆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

熙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六〕

熙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熙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熙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熙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七〕熙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熙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熙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熙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竝與之

參詳。

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公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蜀及雜綾絹數段，公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

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害〔陣〕既深，〔二〕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二〕太祖乃以所

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三〕}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竝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

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四〕}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五〕}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六〕}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七〕}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

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尙書子秉。_(二〇)

史臣曰：王熙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_(二一)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

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校勘記

〔一〕卷十八 按此卷敘事遠簡於北史，又很不明晰。北史諸傳照例載歷官要比所據的本史簡略，這卷恰相反，歷官不及北史詳備。疑周書此卷已缺，後人以某種節本補。

〔二〕老熊當道臥貄子安得過 殿本考證云：「貄」，北史王熊傳卷六二、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八三頁俱作

『貉』。胡三省通鑑注云：『貉子曰貄。』按貉子曰貄，貄未可以言貉也。按宋本冊府卷四〇〇及

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作「驩」明本冊府已改作「貉」。「驩」乃「獾」之訛，同「貄」。知作「貄」是。又

這二句北史置於韓軌、司馬子如偷襲華州時，王熊大呼而出，作此語。周書是沙苑戰時，王熊對

宇文泰派來的使者語。紀載不同。

〔三〕此城是王熊家 北史卷六二王熊傳、冊府卷四〇〇四七五六頁、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家」作

「家」。而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八四頁也作「家」。「家」字有「城亡與亡」之意，疑作「家」是。

〔四〕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 按北史本傳在此前尚有王熊移鎮河東，進爵扶風郡公，和河橋之役，王熊怎樣安定軍心，周書本傳都不載。特別是漏載徵拜雍州刺史一事，便把王熊直到「茹

茹南寇」時還留在華州刺史任上。下文却紀載周惠達要和王熊商議防守京城，好像特地從華州

調他上長安議事。其實，正由於他是雍州刺史，是駐在長安的地方長官，才必須和他商議防守京城。今本周書漏掉此事，便前後不相照應。簡略至此，知此傳決非周書原文。

〔五〕左僕射周惠達 北史本傳「左」作「右」。張森楷云：「作『右』是，此誤，周惠達傳卷二二可證。」

〔六〕未幾還鎮河東 按北史本傳在沙苑戰後，有「移鎮河東」的記載，這是第二次，所以說「還鎮」，今本周書無此語，却仍然說「還鎮」，極爲粗疏。

〔七〕又有客與熊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 宋本、汲本、局本及御覽卷九七八四三三頁「侵膚」上有「客削瓜」三字。北史本傳百衲本作「客削瓜皮，侵肉」殿本作內稍厚」。張元濟以爲殿本誤脫三字，今據補。

〔八〕一二年間 冊府卷四〇四四八二頁作「一二十年間」。

〔九〕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 北史卷六二王思政傳「數」下有「千」字，疑是。

〔一〇〕時陷害「陣」既深 張森楷云：「北史本傳『害』作『陣』，是。」按冊府卷三九五四六九〇頁也作「陣」。今據改。

〔一一〕據景七州十二鎮 卷二文帝紀下大統十三年、卷一五李弼傳都說侯景「舉李弼傳作『率』河南六州來附」。錢氏考異卷三二據之疑這裏作「七州」誤。

〔一二〕兼中書令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〇九四八六二頁、通鑑卷一六〇四九五五頁「中」都作「尙」。按行

臺是尙書臺的行臺，例帶尙書令、尙書僕射、左右丞等官，侯景是河南大行臺，作「尙書令」是。
〔三〕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敢」作「能」，「亂退」下有「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多出三十三字，乃接「岳知不可卒攻」。此當是周書原文。冊府卷四〇〇四七五四頁記守城事和今本周書同，則御覽可能從唐人類書中轉引。又「高嶽」北齊書卷一三本傳「嶽」作「岳」，然他處也或作「嶽」，本是一字。

〔四〕飛梯火車晝夜攻之。宋本及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火車」作「大車」。「晝夜攻之」，北史本傳作「盡攻擊之法」，御覽作「晝夜盡攻擊之法」。疑周書原文當同御覽。

〔五〕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下有「思政卽命據其兩土山，置折樓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二十六字。然後接「齊文襄更益岳兵」。北史本傳也有「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語，知周書原文當同御覽。

〔六〕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通典卷一六一兵一四「士卒」下多「增功築堰，時盛夏」七字。按通典所載齊周戰事，似都採自周書。這裏多出七字，也當是周書原文。以上諸條，可證周書此卷原缺，後人以某種節本補。

〔七〕嘗被賜園地。御覽卷二七六一三八六頁「地」作「池」。

〔二八〕子秉 北史本傳「秉」作「康」，疑避唐諱改，參卷五校記第一七條。

〔二九〕信非虛述不隕門風 北史卷六二傳末論前半即錄自此傳，此處「虛」下有「矣至」二字，文義明白，否則容易誤讀爲「信非虛述」，疑本書傳本脫此二字。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

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

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

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城，二與李弼破莫多婁 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三復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

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畧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 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劔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 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 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

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三〕

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尙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迴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

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

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

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僊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武性貪恡，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勲，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畧。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蹶，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武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武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司〕右中大夫，〔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成〕初，〔七〕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爲百姓所戀。

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八〕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

震弟恭，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

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戶。

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

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南岐州氏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爲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始

初，歸魏，二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二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二涪陵郡公。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

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遷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衛大將軍，二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二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二及鄭五醜等反叛，二寧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二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

年，武興氏及固〔查〕道氏魏大王等，〔七〕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八〕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侯。〔九〕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

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爲成州刺史。〔三〇〕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支縣侯。〔三一〕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阼，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

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三〕}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三〕}尋卒官，年四十八。^{〔四〕}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五〕}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救之。^{〔六〕}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爲榮所圍。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寔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戶。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

〔閣〕內大都督。〔三七〕

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

東魏潁州〔刺〕〔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三八〕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三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四〇〕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暝，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

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合定反後，據有渠株川，〔三〕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魏廢帝初，出爲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三〕興州刺史。先是興州氏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迴鎮蜀。時隆州人李光賜反於鹽亭，〔三〕與其黨帛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衆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四〕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祐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三〕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廻封一子。遷大司空，〔三〕治小豕宰，歷大司徒，遷太保。

貴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曰穆。

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進位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三七〕}驍勇絕倫，有將帥才畧。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三八〕}

是云寶、趙育既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頽焉。^{〔三九〕}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四〇〕}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四一〕}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

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畧。年十八，客遊

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閣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澧戍，平南陽，並有功。

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大「文」德主帥、關外侯。

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日）（田）柱清據險爲亂，（三）忠率兵討平之。

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澧城降。（四）朝廷因之，將經畧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尙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五）易旗遞進，實騎二千，督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六）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七）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畧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

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八）要隨、陸土豪段

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五〕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尅。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竝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五〕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督爲梁王，〔主〕，〔五〕令忠鎮穰城以爲掎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

孝閔帝踐阼，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十里，〔五〕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五〕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

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

保定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

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

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

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

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

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

突厥木汗可汗控（也）地頭可汗、（善）步（雖）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

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

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

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樂）平城七百餘

里，（善）人畜無孑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

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幽）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

史。（善）

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

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一，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諡曰桓。子堅嗣。

弟整，〔義〕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慧〕，〔義〕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惠）〔慧〕弟嵩，以忠勳，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周郡公。〔六〕

王雄字胡布頭，〔三〕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六〕少傅、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卷〕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卷〕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卷〕孝閔帝踐阼，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

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卷〕明月乃射雄，中額，〔卷〕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

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畧，（感）（威）會風雲。（亮）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感，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儔小（間）（關），（亮）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尙。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校勘記

〔一〕至穀城 宋本、南本、汲本、局本「成」都作「城」。張元濟以爲「成」字非，云：「見李弼傳卷一五。」按當時地名「城」字常寫作「成」，非必訛字。但這裏他本都作「城」，自以作「城」爲是，今逕改。

〔二〕出爲北雍州刺史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傳無「北」字。

〔三〕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字阿六敦」，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云「本名敦」，「敦」是省稱，也卽其漢名。但其事不見金傳，唯附子光傳稱齊天保十年（卽周武成元年，公元五五九年）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時間正相合。這裏以爲斛律金事，恐是記載有誤。「薛羽生」作「薛禹生」，北齊記載得之耳聞，疑作「羽」是。「栢壁城」北齊書作「栢谷城」。按元和郡縣志卷一四絳州正平縣條云：「栢壁在縣西南二十里。」北齊書卷一六段榮附子韶傳載韶語云：「汾北、

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則栢壁、栢谷城同是汾絳間的要塞，當是一城。武成元年五五九年，守將薛羽生雖然「棄城奔遁」，但齊也未能久據此險，所以在齊武平二年，即周天和六年，公元五七二年，段韶重又攻取此城。

〔四〕賜武雜綵一百段 冊府卷八四五一〇三頁「武」作「震」。

〔五〕封昌邑縣公一千戶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附子震傳「昌邑」作「魏昌」。按魏書地形志無昌邑縣。疑本作「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脫「魏」字，又「邑」字誤移在「昌」字下。然太平寰宇記一四濟州金鄉縣有昌邑故城云「漢爲縣，高齊天保七年省廢」，又似魏有此縣，今不改。

〔六〕拜儀同〔司〕右中大夫 張森楷云：「此官罕見，疑有訛衍誤字。」按北史本傳作「司右中大夫」，此官見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正五命。這裏脫「司」字。今據補。

〔七〕武〔平〕〔成〕初 張森楷云：「『平』當作『成』，武平是齊後主年號，周但有武成。」按張說是，今據改。

〔八〕建德初襲爵鄭國公 按卷五武帝紀上天和六年五七一年見「鄭國公達奚震」。「建德初」當作「天和末」。

〔九〕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 按上文叙渭橋之戰和南岐州氏苻安壽事都在大統四年五三八年，則明年是五年。北史卷六〇侯莫陳崇附兄順傳作「六年」，不知孰是。

又北史「安平」作「平原」。卷三閔帝紀元年四月見「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卷一六傳末載十二大將軍也稱侯莫陳順爲平原郡公。疑作「平原」是。

〔一〇〕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張森楷云：「『燕』下當有某官，掙去。以『皇始』是魏年，燕無之，不得云『以燕皇始初』也。」按「燕」也可能是衍文。

〔一一〕父長。北史卷六八豆盧寧傳「長」作「長」。文苑英華卷九二五庾信豆盧永恩神道碑作「長」。

〔一二〕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文苑英華卷九一九庾信慕容寧卽豆盧寧神道碑「少保」作「少師」。

〔一三〕除武衛大將軍。北史本傳無「武」字。

〔一四〕遷左衛將軍。英華慕容寧神道碑「左」作「右」。

〔一五〕羌帥傍乞鐵（忽）（忽）。卷三三趙剛傳宋本作「鐵忿」，卷四九異域宕昌羌傳宋本作「鐵葱」，殿本都作「鐵忽」。北史本傳作「鐵公」，卷六〇宇文貴傳作「鐵忽」。冊府卷二九一三四二五頁作「鐵忿」，通鑑卷一六三三五〇三六頁作「鐵恩」。按北史本傳「公」字是「忿」之訛。「忿」「忽」「恩」音同。「忽」是「忽」之訛，今據改。以後逕改，不別出校記。

〔一六〕侯方兒。英華慕容寧碑「兒」作「仁」。按「仁」和「兒」北人讀音同。正如爾朱兆字「萬仁」，本書文帝紀作「爾朱吐萬兒」。參卷一校記第一九條。

〔一七〕固（查）（道）氏魏大王。張森楷云：「異域傳卷四九作『固道氏魏天王』，是也。此疑誤刻。」按固道

是南岐州所屬廢郡名。見魏書卷二〇六地形志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河池郡梁泉縣條，張說是，今據改。「大」天」不知孰是。

〔二八〕時年六十六 英華慕容公碑作「春秋六十有二」。

〔二九〕賜爵華陽縣侯 北史卷六八豆盧寧傳附子讚「華陽」作「華陰」。

〔三〇〕二年出爲成州刺史 文苑英華卷九二五庾信 豆盧永恩碑事在「三年」。

〔三一〕進爵龍（來）（支）縣侯 英華豆盧永恩碑「龍來」作「龍支」。按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枹罕郡屬縣有龍支，云：「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龍來」，無此縣名，今據改。

〔三二〕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 英華豆盧永恩碑事在「三年」。

〔三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英華豆盧永恩碑作「四千七百戶」。

〔三四〕年四十八 英華豆盧永恩碑作「春秋五十八」。按豆盧寧卒於保定五年（五六五年），年六十六或六十二。豆盧恩卒於保定二（五六二年）或三年，年四十八，則弟兄年齡相距十餘歲。傳稱恩隨寧同事侯莫陳悅，似年歲相差不多，疑碑作「五十八」是。

〔三五〕男兒當提劍汗馬 「汗」原作「汙」。諸本和北史卷六〇宇文貴傳都作「汗」，是。今逕改。

〔三六〕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救之 北史卷六〇宇文貴傳、冊府卷三九五（四六九三頁）無「救之」二字。按「救之」二字文義不順，似乎另外有人委他爲統軍去救源子雍。却又並無主名。冊

府此條雖有訛字，也有刪節，但下文「前後數十戰」等語是北史本傳所沒有的，知採自周書，却同北史無「救之」二字。疑原文本無此二字。

〔三七〕〔關〕內大都督 按〔關〕爲〔閣〕之訛，見卷一五校記第二八條。

〔三八〕東魏潁州〔刺〕〔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 汲本、局本作「潁川刺史」，冊府卷四一九四九六頁作「潁川長史」。按當作「長史」，見卷二校記第一一條。今據改。

〔三九〕率衆二萬攻潁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一九四九六頁「潁」下有「川」字。疑此脫去。

〔四〇〕去潁川三十里 北史本傳「三」作「四」。

〔四一〕據有渠株川 卷四九宕昌羌傳「株」作「林」。

〔四二〕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 按「西蓋州」不見紀載。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三年正月曾改「西益爲利州」，州和興州相鄰，「西蓋」當是「西益」之訛。宇文貴都督此州在魏廢帝二年，明年就改爲利州了。

〔四三〕李光賜 北史本傳「賜」作「易」，冊府卷四二三五〇三五頁作「易」，此條冊府採自北史，「易」乃「易」之訛，仍是周書和北史之異。

〔四四〕州人李祐亦聚衆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 北史本傳「祐」作「拓」，「遁」作「道」，冊府卷四二三五〇三五頁宇文貴爲大將軍條採自北史，而「拓」又作「拓」，「遁」作「道」同。「拓」「祐」、「遁」「道」未知孰

是。參卷三六校記第三四條。

〔三五〕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三強獨樂文帝廟碑云：「今從柱國大將軍、大都督、甘州諸軍事、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邊戍岷蜀，因防武康。」按本傳前云「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碑立於閔帝卽位之初，必是已改督或加督甘州，所以傳於這條後說「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宇文貴正是以都督甘州諸軍事的身份從事這次戰役。傳失載都督甘州諸軍事。

〔三六〕遷大司空 張森楷云：「此遷不見於紀。保定四年 卷五武帝紀上但云許國公宇文貴爲大司徒，不云自大司空遷。」按傳繫此遷於武成初貴與賀蘭祥攻吐谷渾之後。考武成元年五五九年三月「討吐谷渾」，五月宇文邕 即武帝爲大司空，次年四月，邕卽位。保定元年五六一年三月尉遲綱爲大司空。武成二年五六〇年四月到保定元年二月，近一年間大司空缺位，如傳文不誤，則宇文貴任大司空只有在此時。

〔三七〕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 按隋書卷四〇、北史卷六〇宇文忻傳說忻自以守玉壁功進爵化政郡公，不是因父功賜爵，與此不同。

〔三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 按卷六武帝紀下建德四年五七五年十月始置上開府、上儀同官，宇文愷不可能於保定中已經位至上開府。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云：「高祖 隋文帝 楊堅爲丞相，加上開府。」

楊堅爲丞相，在大象二年五月宣帝死後，「保定中」當作「大象中」。

〔三九〕因家於神武樹頹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朔州神武郡屬縣作「殊頹」。

〔四〇〕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按隋書卷一高祖紀爲太原郡守者是烈父惠嘏，烈乃平原太守。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同。

〔四一〕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隋書高祖紀「建」作「寧」。北史隋本紀上同。

〔四二〕以爲〔大〕〔文〕德主帥。文德是殿名。文德主帥屢見南朝史籍。「大」字誤，今改正。

〔四三〕蠻帥〔日〕〔田〕杜清。張森楷云：「『日』不見於姓氏書。」蠻傳卷四九作「田杜清」是。按「田」是蠻族

大姓，作「日」誤，今據改。「杜」「杜」未知孰是。

〔四四〕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按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漢東郡唐城縣條云：「後魏曰潏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潏西爲下澁。」馬伯符以下澁城降，自卽上引隋志義陽郡的太守，據隋志上加「西」字。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淮安郡桐柏縣條云：「又梁置西義陽郡」，在今桐柏縣東，和在今棗陽、隨縣間的下澁城隔着一座桐柏山。梁時將「西」字加在另一個「義陽」頭上，卽因在此義陽之西。通鑑卷一六二一五〇三一頁稱「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之」，不云「西義陽」。本條「西」字疑衍。

〔四五〕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御覽卷二八八二三〇頁「樊」作「穰」。按前云楊忠「鎮穰城」，所以說「自

穰城」，意謂自穰城而來。若是「樊城」則「自」字沒有道理。且樊城卽在漢濱，何須自漢濱觀兵於漢濱。況樊城這時爲蕭督所據，周軍應在進軍樊城時，虛張聲勢。若已到了樊城，兵數多寡易於暴露，豈能如後文所云「易旗遞進」，使蕭督誤以二千騎爲三萬。知「樊城」應從御覽作「穰城」。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亦作「樊城」，沿誤已久。今不改。

〔四六〕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 通典卷一五六兵九「兵」作「步」，較長。

〔四七〕遇仲禮於淙頭 卷二文帝紀下、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南史卷三八柳仲禮傳「淙」都作「滌」。參卷二校記第一八條。

〔四八〕西陵郡守羊思達 梁書卷五六侯景傳作「西陽太守羊思建」。

〔四九〕汝南城主李素 南史卷五三邵陵王倫傳作「李素孝」，這裏是雙名單稱。

〔五〇〕賜姓普六如氏 北史隋本紀上「如」作「茹」。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作「普陋茹」。譯音無定字。

〔五一〕立蕭督爲梁王〔主〕「主」原作「王」。北史隋本紀上「王」作「主」。按卷二文帝紀下魏恭帝元年十一月、卷一五于謹傳、卷四八蕭督傳都作「梁主」。蕭督稱梁王在大統十六年五五〇年，江陵破後，卽由西魏立爲皇帝，作「主」是。今據改。

〔五二〕去〔北〕豫州三十里 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和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豫州」上都有「北」字。按司馬消難是高齊的北豫州刺史。他舉州歸附，周遣兵接應，自然也到北豫州。此脫「北」字，今據

補。

〔五〕甲士二千人 北史隋本紀上「二」作「三」。

〔五四〕慕容延 北史隋本紀上「延」作「近」。

〔五五〕控(也)〔地〕頭可汗 宋本、汲本、局本和北史隋本紀上「也」作「地」。卷三三楊荐傳、通鑑卷一六九五三七頁作「地頭可汗」，無「控」字。冊府卷四四七五三〇八頁作「控頭可汗」，「控」下當是脫去一字。張元濟據楊荐傳，以爲「也」字誤。按張說是，今據改。楊荐傳和通鑑作「地頭」，則當以「控」字爲動詞。

〔五六〕步(雖)〔離〕可汗 北史隋本紀上、冊府卷四四七五三〇八頁、通鑑卷一六九五三七頁「雖」都作「離」。按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稱佗鉢可汗「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北史卷九突厥傳無「子」字。事在木杆死後，和這裏的步離可汗，自非一人。但也可旁證「雖」當作「離」。今據諸書改。

〔五七〕自晉陽至(欒)〔平〕城七百餘里 北史隋本紀上、冊府卷四四七五三〇八頁「欒」作「平」。按欒城卽今河北欒城縣。突厥這次是和周軍會攻晉陽，並未深入河北。冊府此條採自周書，知周書本亦作「平」，今據改。

〔五六〕乃拜總管涇(幽)〔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 錢氏攷異卷三二云：「按幽州與涇絕遠，當

是幽州之誤。」按錢說是，今據改。

〔五九〕弟整 張森楷云：「弟上當有『堅』字。緣整是堅弟，若如此文，則整似忠弟矣。」

〔六〇〕整弟（惠）（慧） 隋書卷四四滕穆王讚傳云：「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諸王傳

同。張森楷云：「『慧』『惠』古字通用，但時觀德王雄一名惠 見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及北史卷六八楊紹附

子雄傳。混而無別，似當作『慧』爲是。」按張說是，卷八靜帝紀之（陽）（楊）慧卽其人，正作『慧』。今

據改。

〔六一〕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周郡公 按當時無「周郡」。隋書卷四四衛昭王爽傳云：「字師仁，小字明達，

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 楊忠軍功封同安郡公。」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諸王傳同。這

裏稱其小字亦是鮮卑名，又單稱「達」，實是一人。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同安郡懷寧縣條云：「大業

三年置同安郡。」後周無此郡，疑爲「周安」之訛。隋書卷二九通川郡西流縣條云：「西魏」又置開

州及周安、萬安、江會三郡」，周安郡至開皇初始廢。又巴東郡新浦縣條云：「後周置周安郡，開

皇初郡廢。」則周有二周安郡。疑楊達封的是周安郡公，周書此條脫「安」字，北史「周」訛「同」。

〔六二〕字胡布頭 北史卷六〇王雄傳作「字雄胡布頭」。

〔六三〕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 張森楷云：「『傑』字不當有，北史本傳無『傑』字。」按張說是，

今據刪。

〔六四〕封臨貞縣伯 張森楷云：「北史本傳『貞』作『眞』。據地志〔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有臨眞〔東夏州〕無『臨貞』，作『貞』誤，當依北史。」按北史百衲本也作『貞』。但『貞』當作『眞』，張說是。

〔六五〕以其地爲東梁州 「東」原作「果」，諸本都作「東」。周書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元年稱「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知「果」爲「東」之訛。又當時上津實別置南洛州，紀傳皆脫。見卷二校記第一九條。

〔六六〕賜姓可頻氏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光傳稱王雄爲「可叱雄」，「叱」和「頻」不知孰是，也可能可叱頻乃三字姓，各省其一。

〔六七〕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 北史本傳作「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冊府卷四二五五〇五七頁、通鑑卷一六九五二四八頁略同北史，按「任爾見天子」句解釋不通。冊府此條採自周書，只節刪數字。疑周書本與北史同。

〔六八〕明月乃射雄中額 北史卷六〇王雄傳、冊府卷四二五五〇五七頁、御覽卷三二〇一四二五頁「乃」作「反」。按當時斛律光在前奔逃，背對着王雄，「反射」較長。

〔六九〕〔威〕會風雲 宋本「感」作「威」。汲本、局本作「感」，注云：「一作威。」按北史將此傳論置於卷六五達奚武等十四人傳後，「感」也作「威」。今據改。

〔七〇〕得儁小〔間〕〔關〕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等傳後論「小間」作「小關」。按此句指達奚武贊同宇文泰

并兵擊寶泰，於小關斬泰之事 見本傳和卷二文帝紀，北史是，今據改。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閭慶

王盟字子侔，〔一〕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熙，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

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二〕加侍中，遷太尉。〔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

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拔）氏。巴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

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

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子弼襲爵。尙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尙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

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

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六〕}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

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

誼侔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卽位，進封揚國公，^{〔七〕}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八〕}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九〕}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

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眞，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尙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

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恆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二〇〕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戶。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

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脩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尙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

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

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

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

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

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二）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

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

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七〕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八〕建德五年，從高祖於并州，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清都郡公。師，尚世宗女，位至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郡公。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九〕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一〇〕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寶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

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

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三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

綱兄迴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

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武。

第三子安，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迴，事在迴傳。安弟敬，尙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陀，三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

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

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四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三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畧，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

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

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

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勳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

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苟察，百性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

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尙帝女清都公主。（二六）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恆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浙湖澧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

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二七）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曆，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尙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校勘記

〔一〕字子作 北史卷六一王盟傳無「子」字。

〔二〕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 張森楷云：「北史文帝紀 卷五 三月 大統四年『立蠕蠕女郁久間氏爲皇后，大赦，以司空王盟爲司徒』。與此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三〕加侍中遷太尉 張森楷云：「帝紀 北史卷五文帝紀不書此遷，而八年書：『以太尉王盟爲太保。』據六年『太尉扶風王孚薨』，未除代人，疑盟卽以其年遷太尉也。」按盟遷太尉不能早於大統六年五四〇年元孚死前。但本傳在遷太尉後接敘魏文帝東征和趙青雀事都在四年五三八年，似在迎茹茹后之後，卽遷太尉。但這時元孚尙在，顯有牴牾。合上條來看，傳敘王盟遷官似都提前。

〔四〕賜姓拓（拔）〔王〕氏 諸本「拔」都作「王」。 北史卷六一王盟傳作「拔」。按元和姓纂緝本十九鐸拓王氏條云：「狀曰：本姓王，樂浪人，祖熙，後魏伏波將軍，鎮武川。賜姓拓王氏。」此王熙卽王盟父，雖敘賜姓較早，但可證諸本作「拓王」是。殿本乃據北史改，今回改。

〔五〕子勵 殿本考證云：「北史 本傳作『勵』，及後諸『勵』字同。」

〔六〕宿衛宮禁 「宮」原作「官」。諸本及北史本傳都作「宮」，是。今逕改。

〔七〕進封揚國公 「揚」原作「陽」。諸本都作「揚」，北史卷六一王盟傳附從孫誼傳作「楊」。作「揚」

是，今逕改。

〔八〕字盛樂 殿本考證云：「晉蕩公護傳卷一一作『盛洛』，北史卷六一賀蘭祥傳亦同，當云亦作『盛樂』，未知孰是。」按「樂」「洛」都是譯音。

〔九〕有紇伏者 北史卷六一賀蘭祥傳「紇」作「乞」。

〔一〇〕獲東魏將薛長孺 北史本傳「孺」作「儒」。卷五孝武帝紀永熙三年五三四年作「華薛之亂長瑜」。此外或作「薛瑜」，或作「薛瑾」，非常混亂，疑作長瑜是。別見卷一校記第二五條。

〔一一〕太傅燕國公于謹 冊府卷四一六四九五頁無「于」字。按上賀蘭祥，下字文貴都不出姓，于謹不應獨有，今據刪。

〔一二〕覆宇湮祀 冊府卷四一六四九五頁「宇」作「宗」。這是成語，「宇」當是「宗」的形訛，但亦可通，今不改。

〔一三〕鍾留王 諸本和卷五〇吐谷渾傳都作「鐘」。北史本傳作「鍾」。張元濟以爲「鍾」字誤。按譯音無定字，今不改。

〔一四〕因拔其洮陽（共）「洪」和二城 宋本、南本「共」作「洪」，汲本、局本作「共」，注云：「一作『洪』。」張元濟以爲「共」字誤，云「見吐谷渾傳卷五〇」。按北史本傳、冊府卷三五五四一二頁、周書卷五明帝紀都作「洪」。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臨洮郡當夷縣條云：「後周置，又立洪和郡。」知這裏作「共」

誤。今據改。

〔二五〕保定（四）（二）年薨 卷五武帝紀上載賀蘭祥死，在保定二年五六年閏月。通鑑卷一六八五二九貢同，唯置於正月己亥，疑誤。按武帝紀這年六月稱「尉遲迴爲大司馬」，卽是代替賀蘭祥，敘事甚明。「四年」爲「二年」之誤，今據改。

〔二六〕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 北史本傳百納本「十二」作「十三」，殿本同周書。

〔二七〕讓大將軍鄜州刺史 北史本傳「鄜」作「鄭」。

〔二八〕宜陽縣公 宋本、南本和北史本傳「宜」作「宣」。張元濟云：「宜陽縣，北魏屬義州，疑『宜陽』是。」

〔二九〕〔建德五年至襄樂縣公〕 此六十六字，原脫，今據宋本補。所補諸子及弟歷官也見於北史卷六一賀蘭祥傳末，只有很少幾字增刪。

〔三〇〕留于晉陽 「于」原作「守」。諸本和北史卷六二尉遲迴附弟綱傳都作「于」。二張都以爲「守」字誤。今逕改。

〔三一〕進爵昌平郡公 北史卷六二尉遲迴附弟綱傳倒作「平昌」。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東燕州平昌郡領縣二，其一爲「昌平」；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涿郡屬縣有昌平，云：「舊置東燕州及平昌郡。」東燕州和所屬郡縣，地形志雖說東魏天平年置，其實乃是舊有，天平時只是僞置而已。據

此，似乎北魏末只有平昌郡，昌平是其屬縣。但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附族叔景遺傳在太昌初五三二年進封昌平郡公，北史卷六九楊荐傳本書卷三〇楊荐傳以北史補稱其父曾爲「昌平郡守」，則似魏曾置此郡。這裏作「昌平」也未必就錯。

〔三〕第三子安 北史本傳「三」作「二」。

〔三三〕叱列伏龜 元和姓纂輯本五質作「叱伏列」。岑仲勉四校記云：「今周書二〇作『叱列伏』。廣韻、姓解、通志作『叱伏列』。疏證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謂『叱列伏』卽『叱列』，非三字姓，其說尙待研考。」姚氏北朝胡姓考二九九頁根據上述姓氏諸書，以爲「周書『列』『伏』二字誤倒」。不同意陳氏叱列姓，伏龜雙名之說。注四云：「傳文下單稱龜，知其姓非僅爲『叱列』。」按姚說是，卷四七姚僧垣傳載其子「永世公叱伏列椿」，亦作「叱伏列」。

〔三四〕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 按幽州是齊境，「幽」疑是「幽」之訛。

〔三五〕字仁慶 北史卷六一閭慶傳「慶」作「度」。

〔三六〕第十二子毗 按傳末云：「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與此矛盾。

〔三七〕次子毗嗣 殿本考證云：「『嗣』按當作『毗』，監本誤『稚』，今從北史。」按宋本、南本、北本、汲本都作「稚」。若稚以次子襲爵，則上條毗爲第十二子不誤，但隋書卷六八閭毗傳稱「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卽慶所封之爵，又似確以毗爲嗣。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尙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尙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

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旣以內難方殷，請脩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

梁，「三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三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四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五」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六」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撫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爲撫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撫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迴所破。撫與紀子宜都王肅，「七」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

迴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

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

宣帝卽位，以迥爲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袁詒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袁。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

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卽以韋孝寬爲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潁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三〕}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潁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等東走，^{〔三〕}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

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達爲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挈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

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勅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

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後）〔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四〕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

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五〕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恹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史〕那瓌〔六〕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

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恹、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恹、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恹、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七〕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恹、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高〕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

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臯。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交〔邳〕州總管。〔二九〕

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邳、隨、溫、應〔士〕〔土〕、順、沔、環、岳九州，〔三〇〕魯山、甌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涓〕水八鎮，〔三一〕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三二〕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趙〕〔隨〕九州八鎮，〔三三〕車騎將軍、司

空、隨公。〔三〕

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之赴（中）〔邳〕州，〔言〕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校勘記

〔一〕卷二十一 按此卷原本殘缺，尉遲迴傳和王謙傳後人以某種節本補，敘事歷官比北史簡略，但也有字句爲北史所無。司馬消難傳及傳論似未闕。

〔二〕取蜀制梁 殿本考證云：「『梁』，諸本訛作『勝』，今從北史卷六二尉遲迴傳。」按「勝」字亦可通，但「梁」字較長，今不回收。

〔三〕開府元珍 通鑑卷一六五五〇九八頁「元」作「原」。

〔四〕〔万〕侯呂陵始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万」都作「萬」。殿本考證云：「北史卷六二尉遲迴傳『万侯呂陵始』作『侯呂陵始』。」按卷四四楊乾運傳也作「侯呂陵始」，卷三七韓褒傳：「賜姓侯呂陵氏。」又魏書卷二太祖紀登國八年，北史卷九八高車傳都見侯呂鄰部，北史同卷蠕蠕傳見可汗豆侖妻「侯呂陵氏」。據上所引似這裏應從北史改。但姚氏北朝胡姓考呂氏條一一八頁云：「姓纂六止按檢姓纂輯本無此條，氏族略五、辯證二十二皆載『侯呂鄰氏改爲呂氏』，又引魏孝文帝弔比干碑陰有「侯呂阿倪」，以爲「侯、侯因形似而譌，當以比干碑爲正」。按「侯」「侯」形近，各有所據，不知孰是。這條顯係作「侯呂陵」，後人才妄加「万」字。今據刪。

〔五〕綦連〔雄〕字文昇 汲本、局本「昇」作「升」。殿本考證云：北史「綦連」作「綦連雄」。按「綦連」是二字姓，這裏脫去其名，今據補。

〔六〕紀梁州刺史楊乾運 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二年稱「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梁書卷五元帝紀承聖二年五月條和卷五五武陵王紀傳作「潼州刺史楊虔運」武陵王紀傳「虔」作「乾」。南史卷五三武陵王紀傳還說：「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並認爲這是乾運降魏的

原因。通鑑卷一六五五〇九九頁採取了南史這段紀載。如上諸書所載，似乎楊乾運未嘗被任爲梁州刺史。然卷四四楊乾運傳却又明言在蕭紀稱帝後，曾拜乾運爲「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卷四二蕭檣傳也稱：「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又似在降魏前已任梁州刺史。紀載不同，今皆不改。

〔七〕宜都王肅 北史本傳「肅」上有「圓」字。按此亦雙名單稱。

〔八〕以鄖公章孝寬代迴爲總管 諸本「迴」都作「之」。殿本當是依北史改。作「之」與作「迴」都可通。今不回改。

〔九〕申州刺史李惠 卷八靜帝紀大象二年「惠」作「慧」。參卷八校記第二條。

〔一〇〕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 殿本考證云：「北史『進』下有『國』字。」

〔一一〕東潼州刺史曹孝達 諸本和通鑑卷一七四五四一六頁「達」都作「遠」。張森楷云：「北史本傳『遠』作『達』。據隋書源雄傳卷三九是『達』字，疑作『遠』誤。」按殿本當是依北史改。「達」「遠」不知孰是，今不回改。又通鑑「潼」上無「東」字。按這個潼州見隋書卷三二地理志下邳郡夏丘縣條，另外又有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金山郡的「潼州」。本條的潼州後得，故加「東」字。

〔一二〕其麾下千兵 殿本考證云：「北史無『千』字，疑衍。」

〔一三〕勤惇等東走「等」原作「祐」。諸本都作「等」，北本作「葬」，也是「等」的形訛。殿本校勘者知

「葬」字誤，却不去檢對他本，就據北史本傳改，而「祐」又訛作祐。今逕改作「等」。

〔二四〕（後）（從）皇太子討吐谷渾 宋本、南本、汲本、局本「後」都作「從」，較長，今據改。

〔二五〕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 按卷六武帝紀，謙進上柱國在建德五年 五七六年，出任益州總管在六年，這從上面「是時」建德五年高祖東征「連下來是可以的。但是令賀若昂奉表，緊接着起兵反對楊堅，乃宣帝死後，靜帝初卽位時的事，却下一「時」字和上面的事在時間上連接起來，便一起歸到建德五、六年間了。據北史卷六○王雄附子謙傳，於建德「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下有「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十七字，敘事方明。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六頁作「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也較北史簡略，但紀時却沒有錯。周書這卷原本至少前一大半已缺，後人以高氏小史或某種類書補，他書刪節不當，也就跟着錯。但「隋文帝秉政」五字宋初編冊府元龜時所見周書還是有的，以後又缺了這五字，更不可通。今姑據冊府補五字。北史和周書本有異同，原本周書王謙傳缺的未必僅此十七字，不便據補。

〔二六〕隆州刺史〔高〕阿〔史〕那瓌 張森楷云：「北史本傳作『高阿那肱』。『肱』『瓌』雙聲近同，誤衍『史』字，掙去『高』字。」按張說是，宋本冊府卷三七三作「高阿那瓌」明本瓌作肱，今據刪補。十四行

「〔高〕阿〔史〕那瓌亦誅」條同。

〔二七〕謙以二十騎奔新都。隋書卷三七梁睿傳「二」作「三」。北史卷五九梁禦附子睿傳同。

〔二八〕子如既當朝貴。北史卷五四司馬子如附子消難傳「貴」下有「盛」字，較長。

〔二九〕尋出爲交〔邳〕州總管。北史本傳「交」作「邳」。錢氏考異卷三二云：「交州當爲『邳州』之譌，卽『鄆』字也。」按司馬消難爲邳州總管，卷八靜帝紀大象二年七月有明文。錢說是，下文稱所管九州，卽以「邳」爲首。局本作「邳」，當據北史改。今從之。

〔三〇〕所管邳隨溫應〔士〕〔土〕順沔環岳九州。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十二年八月條，「士」作「土」，「環」作「儼」。錢氏考異卷三二云：「『士』當作『土』，『環』當作『澗』。」按土州見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

漢東郡土山縣條，澗州見安陸郡吉陽縣條。錢氏當據隋志。但宋書卷三六州郡志二義陽郡有

「環水長」〔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同〕，「環水」卽「澗水」。本條的「環」字未必錯。今只改「士」作「土」。又

「沔」原作「沔」，今從南本、汲本、局本逕改。

〔三一〕魯山甌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湏〕〔湏〕水八鎮。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十二年八月，此條「湏

水」作「涓水」。冊府卷二一五二五七一頁「湏水」作「湏水」，宋本冊府卷三七三作「湏水」，明本作

「湏水」。按湏水在滎陽東南，涓水有二，一在山東，一在湖南，都離邳、隨諸州很遠。隋書卷三

一漢東郡安貴縣條云「西魏改定陽曰安貴，改北邳州爲款州，又尋廢爲湏水郡」，這個郡至開皇

初始廢。當時郡鎮並置的很多，八鎮中應城、平靖、上明都是郡，並見隋志漢東、安陸郡下。冊府卷

二一五作「涓水」是，今據改。

〔三〕使其子泳質於陳 諸本「泳」都作「冰」。北史本傳作「永」，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六頁作「冰」。未知孰是。

〔三三〕陳宣帝以爲都督安（趙）〔隨〕九州八鎮 錢氏考異卷三二云：「『趙』當作『隨』。」按錢說是。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十二年八月條正作「隨」，今據改。

〔三四〕隨公 〔隨〕原作「隋」，這是陳朝封司馬消難的邑號，更不應有此誤，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十二年正作「隨」，今逕改。

〔三五〕消難之赴中〔邳〕州 局本及北史卷五四司馬子如附子消難傳「中」作「邳」。局本當據北史改。按消難是邳州總管，今據改。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仁皆以廉能稱。

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義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義言論，義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

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賁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賁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賁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獲寶賁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三〕

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卽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三〕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尙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勦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尙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四年，兼尙書右僕射。〔西〕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尙書。久之，復爲右僕射。

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

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昌〕中，〔西〕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

寶賁深然之。及寶賁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賁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賁征討。寶賁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

寶賁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六〕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七〕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八〕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九〕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軍〕，〔一〇〕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諡曰恭。

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尙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旣

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

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右丞，顥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

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寬與爾朱能爲後拒。天穆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卽給牛

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

時梁將陳慶之爲顯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凶）（王）威，（已）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

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尙書。

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

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

朝議欲經畧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

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爲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

夫。

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諡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縉，宋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

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遍，便卽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恆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塊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

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旣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也。宇文泰忠誠奮

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

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

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二七}非盜也。彼沙門乃眞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

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二八}〔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二九}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尙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三〇}

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

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

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

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豕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三〕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爲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三〕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諡曰景。

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爲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儉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儉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儉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儉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仍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慶三兄，鷺、蚪、檜，蚪、檜竝自有傳。鷺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

州刺史，^{〔二六〕}召爲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

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二七〕}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二八〕}竝卽降附。旣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卽（時）^{〔二九〕}使隨帶韋報命。^{〔三〇〕}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爲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

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

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二）年，（三）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出并州，（三）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賁，楊寬荷恩於晉泰。（三）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亡）革慮；（三）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竝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校勘記

〔一〕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 北史卷六三周惠達傳「平成」作「成平」。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瀛州章武郡領縣有「成平」「平舒」。惠達本章武文安人，其父爲本郡二縣令，似較可信。疑這裏作「平成」是倒誤。

〔二〕又轉岳府屬 北史本傳作「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知「屬」字連上讀，「府屬」連文。惠達先由岳府祭酒轉關中大行臺從事中郎。從事中郎屬於行臺，雖同爲賀拔岳的屬官，府與臺却有區別。這時又由行臺屬官轉府屬。

〔三〕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 張森楷云：「太祖紀當云文帝紀無爲總管事，兵亦不起雍，此五字上下蓋有脫誤。」按疑「管」字衍，「起」當作「赴」。卷一文帝紀上稱「禦梁禦遂入雍州。魏帝……進太祖……關西大都督」。字文泰本在秦隴，孝武帝爲了牽制高歡，「命太祖稍引軍而東」，得了雍州，被任爲關西大都督，即在長安開府，所以說「爲大都督，總（管）兵（起）（赴）雍」。

〔四〕四年兼尙書右僕射 北史本傳「四年」上有「大統」二字。這裏不標明年號，不知是何四年。疑上有脫文。

〔五〕延（景）（昌）中 張森楷云：「『景』當作『昌』。」張說是，今據改。

〔六〕除景洛陽郡守 張森楷云：『洛』疑當作『略』，以略陽是隴右地，而洛陽非宇文泰此時所有。』

〔七〕字景仁 北史卷四一楊敷附叔父寬傳「景」作「蒙」。

〔八〕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 北史本傳「內史」作「太守」。按郡稱太守，王國稱內史。今不知恩任職在何時，河間爲郡爲國無可考。

〔九〕左中郎將（軍） 張森楷云：「左中郎無將軍之名，『軍』字衍文。」張說是，今據刪。

〔一〇〕懷朔鎮將（軍） 張森楷以爲「軍」字衍。按北史本傳無「軍」字，今據刪。

〔一一〕欲啓寬爲左右丞 北史本傳無「右」字，疑此「右」字衍。

〔一二〕爾朱能 北史本傳、御覽卷三〇二一三八九頁「能」作「兆」。按「爾朱能」不見其他紀載，疑「能」爲「兆」之訛。

〔一三〕時梁將陳慶之爲顯兵守北門 北史本傳「兵」上有「勒」字，較長。

〔一四〕僕兄既力屈（凶）〔王〕威 諸本和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二頁「凶」都作「王」。殿本當據北史改，局本從殿本。張元濟云：「『王』指北海王顥，言時楊寬兄儉爲灝撫軍將軍。」按張說是，今據改。

〔一五〕祖緝宋同州別駕宋安郡守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第一個「宋」都作「守」。北史卷六四柳蚪傳作「祖緝宋州別駕」。按「緝」「緝」不知孰是。宋無「同州」。宋安郡見宋書卷三六州郡志二，司

州義陽太守環水長條，郡是宋明帝所立，在宋屬司州。據州郡志宋明帝時的司州僑置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宋安郡卽從義陽分置。據此，本條「同州」實爲「司州」之訛，北史脫「司」字，諸本作「守」是「宋」之形訛。柳縉當是以司州別駕帶宋安郡守。

〔二六〕魏孝武將西遷「遷」原作「還」。諸本和北史卷六四柳蚪附弟慶傳都作「遷」，是。今逕改。

〔二七〕主人特以痛自誣「痛」原作「病」。宋本、南本、局本及御覽卷二六三一二三頁作「痛」。二張都以爲「病」字誤。今逕改。

〔二八〕廣（陽）（陵）王欣家奴 張森楷云：「卽上文之廣陵王欣也。按欣是廣陵惠王羽孫，則嗣廣陵，非廣陽也。『陽』字誤。」北史卷六四柳蚪附弟慶傳是「陵」字。」按張說是，廣陵王元欣見卷一六傳末和卷三八元偉傳末。今據改。

〔二九〕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 北史本傳作「除尚書左丞攝計部」。按下文又云：「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而卷四六孝義柳檜傳云：「弟慶爲尚書左丞」，正是大統十六、七年事五五〇——五五一年，「左」「右」也不同。

〔三〇〕唯得剩錦數匹 宋本和北史本傳「剩」作「乘」，汲本作「剩」。張元濟云：「『乘』可作覆解。剩，餘也。府庫不應有餘，有餘必有缺。『乘錦』猶言覆巾。」按「剩」字較長，言不但無缺失，且有剩餘。張云府庫不應有餘，殊爲武斷，出納之間，尺寸贏縮是可以有剩的。唐代所謂回殘剩利且成爲財政收入的一種項目。但乘錦也可能如張說或其他解釋。

〔三〕爲賊黃寶所害。北史卷六四柳虯附弟慶傳作「黃衆寶」。按此雙名單稱。

〔三〕亦善草隸。按上面沒有說誰善草隸，這裏「亦」字前無所承。考北史卷六四柳虯傳稱：「父僧習，善隸書」，即柳機之祖，所以說機「亦善草隸」。周書既分傳柳虯弟兄，於柳慶傳中不載「僧習善隸書」，這裏的「亦」字就不可通。北史柳氏弟兄子姪合爲一傳，却於此反改作「工草隸」。大抵柳氏諸傳多據子孫家狀，周書分列數卷，致有此誤，今不改。

〔三〕御正上士。「御」原作「卿」。諸本和北史卷六四柳虯附從子弘傳、冊府卷六二一 七四七五頁都作「御」。張元濟以爲「卿」字誤，云：「見盧辯傳卷二四。」按張說是，今逕改。

〔四〕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冊府卷六二一 七四七五頁流下無「人見」二字。

〔五〕〔乃〕〔仍〕令報聘。宋本、南本和北史卷六四柳虯附從子弘傳、冊府卷六二一 七四七五頁「乃」都作「仍」。張元濟以爲「乃」字誤，今據改。

〔六〕韓賢素爲洛州刺史。按北齊書卷十九韓賢傳，賢字普賢，天平初，爲洛州刺史，似即此人。此處衍一「素」字。柳慶歸西魏，在獨孤信入洛之後，即天平中。

〔七〕值假寶等反。北史百納本、殿本卷六四柳虯傳附從子帶章「假」作「段」，局本作「段」，疑是。

〔八〕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安」原作「定」。諸本和北史柳虯傳附帶章都作「安」。今逕改。

〔九〕邵陵郎（時）使隨帶章報命。宋本「郎」下缺一字。諸本都作「時」。百納本作「使」，可能所據宋

本不缺。「使」字較長，若作「時」，像是蕭綸自己隨帶韋報命。今據百衲本改。

〔三〇〕天和（六）〔二〕年 北史柳虯傳附帶韋〔六〕作〔二〕。按下紀年有〔三年〕〔五年〕。下文稱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據卷五武帝紀上事在天和五年五七〇年，知〔三年〕〔五年〕也都是天和三年、五年。這裏當從北史作〔二年〕。今據改。

〔三一〕陳王純出并州 北史柳虯傳附帶韋作「鎮并州」，疑這裏「出」下脫「鎮」字。

〔三二〕楊寬荷恩於晉泰 張森楷云：「『晉』疑當作『普』」。按「普泰」是節閔帝年號。據本傳楊寬被逮捕，「孝莊帝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以後楊寬不受北海王顥左右丞之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傳論下面也明云「莊帝出居」，和節閔帝全無干涉。其因廣陽王淵犯法牽連，事更在前，不是「普泰」中事。這裏的「晉」雖是「普」之訛，但作「普泰」也不合事實。今不改。

〔三三〕不以興（王）〔亡〕革慮 宋本、南本「王」作「亡」。張元濟以爲「王」字誤，今據改。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讓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讓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疆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

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前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言〕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三，盡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

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三〕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

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四〕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五〕

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六〕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

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二〇)

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

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

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驚馬相雜。二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驚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尙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

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尙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尙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

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其五，卹獄訟，曰：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

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三」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三」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

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利百，^{〔二四〕}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二五〕}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五〕}以來，^{〔二六〕}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二七〕}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二八〕}輸稅之民，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

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泊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不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罔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罔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勸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

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三〕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廼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三〕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斃，〔四〕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隆，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三〕百揆魯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廸七德，敷九功，龔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

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三〕}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愼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愚〕}「^{〔魯〕}勿忘，^{〔三〕}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三〕}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泊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不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

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三〕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

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四〕」蘇尙書平生謙退，敦尙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尙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

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匕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

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三〕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盩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三〕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

椿當官疆濟，〔三〕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三〕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

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三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徵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書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一〕從兄讓爲汾州刺史 卷三八蘇亮傳附弟讓作「南汾州刺史」。

〔二〕行至城西漢故倉地 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六五頁「地」作「池」。胡注引水經注：「次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見卷一六渭水注。胡注又云：「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

西漢故倉池。」據此知倉池是漢以來的池名，司馬光和胡三省所見周書「地」都作「池」。胡氏所以要注明「蘇綽傳亦云」，想當時諸本已多訛作「地」。

〔三〕封美陽縣子 北史卷六三蘇綽傳「子」作「伯」。

〔四〕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尙書 北史本傳作「十一年」。

〔五〕中遷於善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五六四二頁「中」作「日」。

〔六〕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援溺」作「揚湯」，冊府宋本「將」作「時」。按文義「援溺」較長。但「揚湯救火」是說「揚湯」本不足以救火，但危急之際，就連些湯也被用上，也未嘗不可通。疑後人以「揚湯」但有「止沸」之語，故改爲「援溺」。

〔七〕若此三時不務省事 「時」原作「者」，宋本、汲本、局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都作「時」，是，今逕改。

〔八〕以供養老之具 「老」原作「生」。諸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五六四三頁都作「老」，今逕改。

〔九〕布政優優百祿是求 冊府卷四七三「百祿」上有「則」字。

〔一〇〕觀人之道可見矣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觀」作「官」，疑周書原作「官」。

〔一一〕名驥未馳與驚馬相雜 冊府宋本卷四七三「雜」作「類」。

〔一二〕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 冊府卷四七三五六四頁「不」下有「以」字，疑當有此字。

〔一三〕皆非好殺人也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五六四五頁「皆非」作「非皆」，疑是。

〔一四〕殺一利百 諸本都作「礪」，冊府卷四七三宋本作「例」，乃「利」之誤，明本改作「徹」。按殿本雖從北史改，然以冊府作「例」觀之，恐本同北史，今不改。

〔一五〕明先王必以財聚人 冊府卷四七三無「先」字。

〔一六〕是故（五）三（五）以來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五三」作「三五」。按通常都說「三五」，很少倒用，且下文也有「三五之王」語，今據改。

〔一七〕然令平均使下無匱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七三「然」下有「宜」字。北史「匱」作「怨」，冊府宋本作「愧」，乃「匱」之誤，明本作「怨」，當是依北史改。

〔一八〕無者與之舉息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都作「舉之與息」，冊府卷四七三宋本作「舉之興息」，明本同殿本周書。殿本、局本周書和明本冊府都是依北史改。張元濟云：「有錢者高價向大賈買入，無錢者舉債而與之息，疑殿本誤。」按張說可通，宋本冊府「與息」作「興息」似更明白。但「與

之舉息」也可解釋爲無錢者向之大賈舉債而償息。今不改。

〔二六〕柱國泰泊羣公列將 宋本、南本「泰」作「諱」，北本、汲本作「虎」，冊府卷六三七〇一頁作「柱國泊羣公」。殿本考證云：「按李虎亦爲柱國，但虎位周文之下，詔文似舉周文以統百官。今依北史改正。」按原文應作「諱」，乃沿周史舊文，冊府刪「諱」字，而不知是誰，所以沒有填名，後人刊周書因爲周書例諱李虎，就誤改作「虎」字。殿本依北史改是。

〔二〇〕揆於王廷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廷」作「度」，較長。

〔二二〕示我彝訓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彝」都作「通」，疑是殿本臆改，局本從殿本。

〔二三〕弗惟逸念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念」作「豫」。

〔三三〕又服我國家之命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又」作「父」。

〔三四〕於政何弗斃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於政」作「政於」。

〔三五〕公作相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公」下有「惟」字。按上文「公惟棟梁」，下文「公惟大錄」，都有「惟」字，疑此脫去。

〔三六〕王省惟歲 冊府卷六三七〇二頁「省」作「者」。

〔三七〕勿（慝）〔讐〕勿忘 宋本「慝」作「信」。 北史本傳、冊府全上卷頁作「讐」。張元濟云：「當從北史。」

按詩大雅假篇，「不愆不忘」，抑篇「勿愆於儀」，禮記引作「譽」，但也可能「愆」是「愆」之訛。今從北史、冊府改。

〔三〇〕荷天之休 北史本傳、冊府 全上卷頁「荷」作「符」。

〔三一〕啓之而已 北史本傳、通鑑卷一五九四四四頁「之」作「知」，較長。

〔三二〕乃謂公卿等曰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和冊府卷一四一一七〇七頁「謂」都作「詔」。殿本當依北史改，局本從殿本。按殿、局本所以改字，大致疑宇文泰未稱帝，不得稱詔。不知唐修周書多據周朝修的舊史，如「泰」作「諱」之類，都一仍其舊。這裏用「詔」字也是舊史如此。且作為文書，只有天子稱詔；用作動詞，從來沒有限於天子，如「父詔其子」之類，在文章中常見。殿、局本之改，甚為輕率。但「謂」字亦通，不再回改。

〔三三〕稍遷御伯下大夫 北史卷六三蘇綽附子威傳作「拜稍伯下大夫」，兩官都見通典卷三九周品令，未知孰是。

〔三四〕累功（封）遷奉朝請 冊府卷三五五四二〇九頁「功」下無「封」字。張森楷云：「封下當有缺文。」按「封」字也可能是衍文，今據冊府刪。

〔三五〕椿當官疆濟 「疆」原作「疆」。張元濟云：「諸本同誤，當作『疆』。」按這是刊本之誤，張說是，今逕改。

〔三三〕置當州鄉帥 宋本作「党州鄉師」，南本、北本、汲本作「黨州鄉帥」。北史卷六三蘇綽附弟椿傳「帥」作「師」。張元濟云：「按鄉師見周禮地官。」按鄉帥指領鄉兵的帥都督，卷三三柳敏傳「加帥都督，領本鄉兵」，卷三七郭彥傳「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都可證。這裏作「當州鄉帥」不誤。

〔三三〕破槃頭氏有功 「氏」原作「氏」。諸本和北史本傳都作「氏」。今逕改。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一〕太常丞。

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二〕

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三〕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

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卽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一〇〕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州〕刺史，〔二〕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三〕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四〕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四〕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二〕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五〕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六〕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七〕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八〕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_{〔三〇〕}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_{〔錄〕}馬_{〔馬〕}，_{〔三一〕}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_{〔積弩〕}司馬，_{〔三二〕}四征中鎮撫_{〔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_{〔三三〕}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_{〔武騎〕}、武威司馬，_{〔三四〕}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

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三」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校勘記

〔一〕卷二十四 按此卷紀事遠較北史卷三〇盧同附從子辯傳簡略，歷官更多刪削，傳末又沒有史臣論。錢氏考異卷三二目錄序條已指出此卷不是周書原文。今以此卷與北史對校，脫漏雖多，個別辭句也有出於北史外者，當是後人取高氏小史或其他以周書爲底本的某種節錄本補。對本書脫漏處和前卷一八、卷二一同例，基本上不據北史補，只校文字歧異，和指出較重要的刪節處。

〔二〕父靖 魏書卷七六盧同傳末、北史卷三〇盧同附子斐傳末作「靜」。

〔三〕庶纂前修矣 殿本考證云：「此下北史有節閔帝立云云。按下文云『及帝入關』，帝謂孝武也。作史者若不載節閔帝即位事，則當云『及孝武入關』，不當云『帝入關』也。以北史校之，知此明有遺脫。」按此下北史敘辯入關前事達一百四十五字。考證說遺脫，實是刪節不當。

〔四〕朝廷大議常召顧問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和冊府卷七五八九〇二五頁「常召」都作「當日」，殿本當依北史改，局本從殿本。按「常召」較長，但「當日」也可通，猶言立即顧問。

〔五〕累遷尚書右僕射 北史本傳作「累遷尚書令」。疑各自刪節周書，但書令而略僕射是可以的，書僕射而略令，乃是刪節失當。

〔六〕於是依周禮建六官 按此下至「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凡一百二十六字。北史本傳刪略只二十三字。由此知今本盧辯傳非據北史刪節。在「始命行之」下北史略敘官制四十五字，今本周書無。

〔七〕自茲厥後世有損益 以下北史本傳敘明帝、武帝二朝官制增省凡一百七十二字，今本周書無。按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記北周官制，末云：「所設官名，訖於周末，多有更改，並具盧傳，不復重序云。」知原本盧傳詳記「多有更改」之處。今本却只於下略敘宣帝時的改制，寥寥數語。北史盧傳當也據周書而有刪節，今出於今本周書外者尚一百七十二字，可見這卷的疏略。

〔八〕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 按下所載官名命數大致和北史同，各有訛脫。通典卷三九載

周官品最詳備，周書、北史只舉六官以外的官，通典並舉無遺。通志卷一五七盧辯傳末也可參考。以下但舉顯然訛脫之處。

〔九〕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北史和通典卷三九以下不舉卷數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通典、北史兩將軍和他們的例加官相連，通志卷一五七以下不舉卷數亦同。這裏却把兩將軍相連，開府儀同三司次序在車騎大將軍上，今反在下。又簡稱「開府、儀同三司」以代「開府儀同三司」和「儀同三司」，也易誤會。諸將軍連敘，下面都有次序失當之病，不贅舉。

〔一〇〕右（正）九命 北史、通典無「正」字，這裏是衍文，今刪。

〔一一〕戶一萬以上〔州〕刺史 按前後文都作「州刺史」，且「戶一萬以上州」連文，不應省「州」字。今據北史、通志補。下同。

〔一二〕諫議誠議等大夫 通典、通志「誠」作「諮」。

〔一三〕〔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 按七命列「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正六命自應有「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今據北史、通典、通志補。

〔一四〕大呼藥 北史、通典正六命無此官。

〔一五〕小呼藥 北史、通典「小」作「大」。下面也沒有「小呼藥」。

〔二六〕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 這裏伏波將軍在正五命，北史、通典在五命，作「伏波將軍、奉車都尉」，

輕車將軍、奉騎都尉。」通志正五命亦但有「寧遠、揚烈等將軍」，「伏波將軍」在五命。按魏書卷

一一三官氏志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同在從五品，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記隋官品，伏波

輕車二將軍同在從七品。且此敍官品，每品必首舉兩將軍，獨正五命有二將軍，而五命却只舉

輕車一將軍，於例也不合。今從北史、通典、通志刪。

〔二七〕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北史、通典、通志「掾」下有「屬」字。按下文某府中郎掾屬凡兩見。

知當有「屬」字，今據補。

〔二八〕〔伏波〕輕車〔等〕將軍 「伏波」原誤移上。通志五命作「伏波、輕車等將軍」，今補正。

〔二九〕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通典無司錄。

〔三〇〕戶二千以上縣令 通典「二」作「三」。

〔三一〕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錄〕〔馬〕 北史、通典「司錄」作「司馬」。是，今據改。通志既有「司

錄」，又有「司馬」，乃誤增，府屬依命數遞減，下寧遠、揚烈等將軍只有「長史」可證。

〔三二〕殄寇殄難將軍彊弩〔積弩〕司馬 北史、通典作「殄寇將軍、彊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通

志作「彊弩、積弩等司馬」。按「彊弩」下應有「積弩」二字，今據補。

〔三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 通志作「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按上文五命有「四征

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中鎮撫軍」是中軍、鎮軍、撫軍三將軍之簡稱，「軍」字不可省，通志衍「將」字，但「軍」字未脫。今據上文補。

〔三〕掃寇掃難將軍〔武騎〕武威司馬 北史、通典作「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武威」上應有「武騎」二字，今據補。

〔三〕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 按周制驃騎大將軍例加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例加儀同三司。今脫去十二字，變成「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和制度不合，今據北史、通志補。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

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

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

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

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

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到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二〕

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邳縣公，〔三〕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

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

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 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

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

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三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畧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尙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厓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

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

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畧知指趣而已。

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

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劒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敵，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

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寶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

從獨孤信東畧，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尙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七〕

遠善綏撫，有幹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之〕人，〔之〕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之〕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竅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

頃之，除尙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尙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卽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

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尙幼冲。乃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

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

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

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尙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勲，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

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

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一〇〕

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三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躄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尙也。

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旣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校勘記

〔一〕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

〔北史卷五九李賢傳作「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

〔三〕封下邳縣公。北史本傳「下」作「上」。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無下邳縣，雍州馮翊郡蓮芍縣注云：「有下封城。」下封卽下邳，避拓跋珪諱改，志云下封城，明此縣魏末已廢。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馮翊郡有下邳縣，沒有說縣的廢置，當是西魏復置。李賢封公在孝武初入關時，疑尙無此縣。上邳魏改上封，是秦州天水郡治。不論李賢所封是上邳或下邳，「邳」字都應作「封」。

〔三〕進爵河西郡公。北史作「西河郡公」。

〔四〕吉弟崇。張森楷云：「北史作『吉弟孝軌』，崇則孝軌弟詢之弟也。」按周書，李崇行第在三，北史在五。隋書卷三七李穆傳附兄子詢，詢弟崇。但也有可疑。據崇傳，他死於開皇三年五八三年，年四十八。而詢傳稱詢死時年四十九。隋書卷二高祖紀下，詢死於開皇八年五八八年，那時李崇已前卒五年了。據此則詢小於崇四歲，疑周書所記行第是。

〔五〕勅勒賊胡琮。張森楷云：「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作『胡琛』，通鑑卷一五〇，四六七頁同，是。此『琮』字誤。」按北史卷四八爾朱榮附從子天光傳云：「初高平鎮城人赫連貴恩等爲逆，共推勅勒會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琛、「琮」自是一人，而作「琮」只此傳一見，當如張說，是「琛」之訛。但諸本和北史李遠傳同作「琮」，今不改。

〔六〕不入獸穴安得獸子。宋本「安」作「不」，都通。「虎」改「獸」，避唐諱。

〔七〕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錢氏考異卷三二云：「『義州』當作『義川』。隋志卷三〇地

理志中恆農之盧氏縣，西魏置義川郡。」楊氏隋志考證卷三於弘農郡盧氏縣西魏置義川郡條下云：「當云『置義州義川郡』。」寰宇記卷六號州盧氏縣條西魏大統中於盧氏縣立東義州。」楊氏還考證見於卷二八權景宣附郭賢傳的義州就是置於盧氏的義州，史籍所見東義州也就是這個州。據此，這裏作「義州」，未必是「義川」之誤。又「弘農」魏書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作「恆農」，乃避魏諱改。李遠任此職尙在魏時，應仍作「恆農」。

〔八〕每厚撫〔境〕外〔之〕人 宋本「外」下有「之」字。北史卷五九李賢附弟遠傳、冊府卷四一一宋本、明本四八八七頁都作「每厚撫境外之人」。按冊府此條採自周書，此句却和北史同。又北史此等處通常每加簡省，而此反多出二字。知舊本周書先脫去「境」字，後人以不可通，就把「之」字也刪掉。今據補。

〔九〕見石於叢蒲中 北史本傳、御覽卷七四五三三八頁「蒲」作「薄」，疑是。

〔一〇〕出爲海州刺史 錢氏考異卷三二云：「此後周之海州，未審治所。」按北史作浙州，「浙」乃「浙」之訛。疑當從北史。

〔一一〕或使煩莫府 「使煩」疑當作「便蕃」。左傳襄十一年「便蕃左右」，杜注：「便蕃，數也。」但諸本皆同，北史無文，今不改。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

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

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

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七〕載。〔四〕

徵授大行臺尙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尙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簪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帛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

朝，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七

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鄆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卽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三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

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

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尙書、錄尙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

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爲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

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二六〕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二七〕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

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二八〕

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卽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卽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二九〕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勳累遷太常卿。〔三〕

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

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三〕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

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

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

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

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諲。徵所撰樂典十卷。

校勘記

〔一〕卷二十六 此卷原缺，後人以高氏小史或其他以周書爲底本的某種節錄本補。錢氏考異卷三二目錄序條已指出此卷「非德棻原本」，但「與北史多異」。今基本上不以北史補脫漏，例見前。

〔二〕姓托拔氏 汲本、局本「托」作「託」。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次兄爲拓跋氏，後改爲長孫氏。」

通鑑卷一四〇四三九三頁云：「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卷一一九三七四六頁還說長孫嵩姓拔

拔。姚氏北朝胡姓考一二頁長孫氏條歷引通鑑、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七、孝文帝弔比干文證明

長孫氏「原姓拔拔，而非拓跋」。據此，這裏「托拔」當爲「拔拔」之訛。但文苑英華九〇五庾信拓跋

儉碑已作「拓」。若非後人所改，可能原姓拔拔，孝文帝時改長孫，西魏復姓時沒有恢復原姓，由於本是皇室宗支而改姓拓跋。唐代已不再辨別其先後不同，修周書時就逕稱「托拔」。今不改。

〔三〕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拓拔儉碑云：「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據碑，儉死在天和四年五十六年，「春秋七十有八」，當生於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四十二年，到十八歲是世宗永平二年五〇九年，距離孝昌五二五——五二七年很遠，和下文「從爾朱天光破隴右」更是連不上。若非碑文年齡有誤，則這裏的「孝昌」年號恐非，而下面又必有刪節。

〔四〕在州遂歷〔二〕〔七〕載 北史卷二二長孫嵩附五世孫儉傳「二」作「七」。張森楷云：「北史作『七』是。若二載則爲時非久，不足道也。」按張說是。拓拔儉碑云，大統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浙、浙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又云：「十二年，除大行臺尙書，仍爲大丞相司馬。」由大統六年五四〇年至十二年五四六年計得七年。今據北史改。

〔五〕若大軍西討 冊府卷四〇五四八—四頁「西」作「南」。按由關中攻荊州，應該是「南討」，疑「西」字誤。

〔六〕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 殿本考證云：「北史『平』字上有

『事』字，此處掙去。」按文義應有「事」字。

〔七〕總管五十二州 拓拔儉碑「二」作「三」。

〔八〕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 按上文沒有記載長孫儉從荊州徵還和以後歷官，就像長孫儉自荊州以疾還京。據北史本傳儉在荊州徵拜小冢宰，天和初，出任陝州總管。周書卷五武帝紀上天和元年五十六年正月稱「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管」，四年五十六年二月「爲夏州總管」。拓跋儉碑記歷官更詳，也說他在天和元年任「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可知這次是從陝州還京。推測周書原文和北史一樣上面記有天和初任陝州總管的事，所以這裏「三年」不出年號。刪節者刪去了他入周以後到天和元年的歷官，却忘了在「三年」上加「天和」年號。這樣，緊接在任荊州總管之後，就像事在西魏廢帝三年，可謂疏漏之甚。又拓跋儉碑載歷官最詳，却不云任夏州總管，而且說「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於私第」，和北史「薨於夏州總管」不符。但遷鎮夏州，見於武帝紀，疑是未到任而卒，故碑不書。

〔九〕遺啓世宗 張森楷云：「世宗」當作「高祖」，儉卒於天和四年，非世宗時也。」按張說是。疑原文亦如北史但云遺啓請葬於太祖陵側。「世宗」二字爲後人妄加。

〔一〇〕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 北史本傳、冊府卷七六八七六頁無上「官」字。疑本無此字。

〔一一〕追封鄮公 北史「鄮」作「鄮」。按拓拔儉碑也作「鄮」。

〔二〕詔曰 北史本傳上有「建德元年」四字。按上文趙超等請立碑，「詔許之」是一件事。「詔曰」的內容是命以還官故宅給妻子，是另一件事。這裏刪去「建德元年」四字，好像詔書就是趙超請立碑的答詔，甚不分明。

〔三〕子隆 北史本傳載詔書，前後尚有數語，又有其子長孫隆的簡歷和「隆弟平，最知名」句。殿本考證據此以爲「遺脫」。按實是刪節本如此，非脫文。

〔四〕父稚 殿本考證云：「北史卷二二長孫道生附玄孫澄傳云：『父承業。』又北史長孫冀歸傳附於卷二二長孫道生傳云：『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按北魏書卷二五長孫道生附曾孫冀歸傳云：『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幼』與『稚』同義，唐人諱「治」，高宗諱也。北史上於高宗時，故李延壽改『稚』爲『幼』，此書成於貞觀時，故不諱嫌名也。」按幼卽稚，亦卽承業、冀歸，考證是。

〔五〕爲黃鍾不調 宋本、南本、局本和北史卷二二長孫道生附玄孫紹遠傳、冊府卷五六七六八一七頁「爲」都作「唯」。作「爲」亦可通，今不改。

〔六〕後高祖竟（廢）〔行〕七音 北史本傳「廢」作「行」。按上文說高祖「又欲廢八而用七」，這裏却說「廢七音」，前後矛盾。今從北史改。

〔七〕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 北史本傳云：「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

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簾，不得毀之。宜待我疾瘳，當別奏聞。」北史所載雖未必無刪節，但大略完具，可以補周書之缺。「齊樹之」，北史無「之」字。按隋書卷一四音樂志中稱開皇二年五八二年「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當即一人。

〔二八〕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殿本考證云：「北史傳末有『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二十字。此亦脫去。」按非脫去，是刪節周書原文。下面附弟澄傳，傳末應有「弟澄」二字，今無此二字，下面接着就說「澄字士亮」，不知道他和長孫紹遠是什麼關係，也是刪節之失。

〔二九〕十四從征討。北史本傳「從」下有「父承業」三字，疑周書原本有之。刪去便不知從誰征討。

〔三〇〕世宗不從。北史本傳下有「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十一字，原本當有之。又傳末當有「兄子兕」三字。今接叙長孫兕事，不知兕與紹遠及澄的關係。

〔三一〕雅對賓客。冊府卷八六八一〇三〇六頁、御覽卷八四八三七九二頁「對」作「好」，較長。

〔三二〕以父勳累遷太常卿。北史卷四九斛斯椿附子徵傳作「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按以父勳受爵是當時通例。這裏刪去賜爵，似以父勳遷官，與事例不符。

〔三三〕詔令教授皇太子。北史本傳「太」作「諸」。張森楷云：「據下云『宣帝時爲魯公』，則未爲太子也，當依北史爲是。」按張說是，但諸本皆同，也可能舊史追稱，今不改。

〔三〕獄卒張元哀之。北史本傳作「張元平」。周書下文云「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北史「卒」作「平」。若「卒」爲「平」之訛，則周書這裏「元」下脫「平」字。若北史「平」字爲「卒」之訛，則因此處訛「平」，後人於上「元」下加「平」字。兩種可能性都有。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赫連達字朔周，（成）〔盛〕樂人，〔亡〕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

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

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讐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敘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

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並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白水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

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尙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進爵藍田縣公。

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武將軍、三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城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

果性彊記，兼有權畧。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

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

從襲寶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眞珠金帶一腰、皂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襄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迴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

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迴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

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

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

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

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葭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

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七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

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八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

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九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

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宣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

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爲邕州刺

史，司馬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

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

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隨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恆

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七〕先以善勳，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

威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岳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屯〕氏，〔八〕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

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增邑五千戶。〔九〕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

迴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傅，三出爲寧州總管。三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

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岳。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

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隨公 楊忠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畧，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畧。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

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

州叛氏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三〕}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

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三〕}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六柵，^{〔三〕}遂破平之。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歸退保^{〔總〕}紀南，^{〔三〕}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

建德二年，拜大司空，^{〔三〕}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

子恭嗣。^{〔三〕}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三〕郎。〔三〇〕

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
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
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欒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
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
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
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
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州刺史。〔三〕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閭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
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
入爲少保，〔三〕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恆州
刺史，諡曰烈。

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

貲產，時論以此稱焉。

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三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

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臺賀拔岳又引爲心膂。

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

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

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

臺性疎通，恕己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頤、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尙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

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

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

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測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讐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

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測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

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諡曰靖。

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三〕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

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旣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尙書直事郎中。

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陽。〔三〕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

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

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

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幽〕

州刺史，〔云〕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云〕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恆雲蔚三州刺史，諡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閱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校勘記

〔一〕（成）〔盛〕樂人

宋本、汲本、局本「成」作「盛」，汲本、局本注「一作成」。

北史卷六五赫連達傳，

〔府卷一三二〕一五九八頁、卷七八二九二九四頁都作「盛」。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雲州有盛樂郡。「成樂」是漢縣名，見前漢書卷二八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這裏自當作「盛」，今據改。又冊府卷七

八二作「雲中盛樂人」，「雲中」二字似非宋人所加，疑周書本有此二字。傳本脫去。

〔二〕除〔泉〕〔白水〕郡守 張森楷云：「據魏隋二志，郡無單名『泉』者。『泉』上疑有脫誤。」按冊府卷三

八二四五七頁「泉」作「白水」。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下白水郡屬華州，諸本誤并爲一字，今據改。

〔三〕宣〔武〕〔威〕將軍 宋本、南本、冊府卷八四五二〇三三頁「武」作「威」。張元濟以爲「武」字誤，

云：「見盧辯傳卷二四。」按張說是。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後職令，宣威將軍第六品，沒有

「宣武」號。今據改。

〔四〕進爵石〔城〕縣伯 張森楷云：「縣無單名『石』者。」北史卷六五韓果傳不載此封，而云「大統初，累

進爵爲石城公」，與周書下文「大統初進爵爲公」之文合，則此是石城縣也。」按張說是，冊府卷三

八二四五七頁正作「石城縣伯」，今據補。

〔五〕賞眞珠金帶一腰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眞」都作「以」。殿本當從北史改，局本從殿本。

〔六〕除岐夏二州刺史 北史卷六五蔡祐傳「夏」作「雍」。

〔七〕吾今取頭 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三頁作「吾今日取汝頭」，卷三九五四六八九頁作「吾今取汝頭」。

「取」下當有「汝」字，語氣方完，疑傳本脫去。

〔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北史本傳、周書卷二文帝紀下、北史卷九周本紀、魏書卷一二孝靜帝紀都作「北豫州」，這裏當脫「北」字。今據補。

〔九〕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按卷二文帝紀平江陵在魏恭帝元年，六官建在二年，據卷四九蠻傳，祐與豆盧寧攻蠻，在恭帝二年前，亦即元年。這裏敘事顛倒。

〔一〇〕尋以本官權鎮原州。宋本、南本、北本、汲本「權」都作「獲」。殿本當從北史改，局本從殿本。按上文說蔡祐謙退，原文或周書所據舊史當有請外任語，所以說「獲鎮原州」。今無此語，則「獲」字無理。

〔二〕授〔宣〕〔宜〕州刺史。宋本、南本「宣」作「宜」。北史本傳也是百納本作「宜」，殿本作「宣」。張元濟以爲「宣」字誤。按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京兆郡華原縣條云：「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宜州是陳地。今據改。

〔三〕太祖〔乃〕〔每〕歎之。宋本及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三一五三四頁、御覽卷二七六一二八六頁「乃」作「每」。按「乃」字文義不協，今據改。

〔三〕宣〔武〕〔威〕將軍。宋本、南本「武」作「威」是。今據改。參本卷校記第三條。

〔四〕澧州刺史。宋本和北史卷五八代王達傳「澧」作「禮」。卷一三代王達傳作「澧」。錢氏考異卷三

二疑是豐州之譌。按卷三七郭彥傳亦見「澧州」，恐別有其地。

〔五〕後爲〔邛〕〔邛〕州刺史 汲本作「邛」，不成字，局本作「邛」，北史本傳作「邛」。按卷二一司馬消難傳作「邛州刺史蔡澤」。邛州是司馬消難管內，局本是，今據改。

〔六〕高陽人也世爲豪族 按高陽是瀛州屬郡，不是鎮。下文稱其父安成從鎮將慕容勝與茹茹戰，不知是哪一鎮。疑「世爲豪族」下當有徙居北邊某鎮的話，傳本脫去。

〔七〕子昇和嗣 北史卷六五常善傳「昇」作「昂」。

〔八〕賜姓普〔毛〕〔屯〕氏 張森楷云：「『毛』當作『屯』，見齊書斛律光傳卷十七。按傳見枹罕公普屯威，北史卷六五辛威傳亦是『屯』字。」按張說是，文苑英華卷九一一庾信有普屯威碑。今據改。

〔九〕增邑五千戶 普屯威碑作「一千戶」。按辛威最後封宿國公，傳稱增邑并前五千戶，碑作五千五百戶，則此時不可能一次增邑卽五千戶，疑當從碑。

〔一〇〕三年遷少傅 普屯威碑「三」作「二」。按卷五武帝紀建德二年五月載「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知辛威已由大司寇遷少傅，疑碑作「二年」是。

〔一一〕出爲寧州總管 卷六武帝紀建德四年正月書辛威爲寧州總管，傳繫於三年後，大致相符。但普屯威碑却說：「建德四年爲河州」，倪注本作寧州，是據周書改。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於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據碑則建德四年五七五年辛威任職河州而非寧州。

按傳在前曾說「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事在大統十三年（五四七年）後，周代魏（五五六年前）。碑文不載此事，但於大統十六年（五五〇年）任鄜州刺史後稱「公頻領兩牧」。傳於任河州刺史後稱「頻領二鎮」，所云「兩牧」「二鎮」都指鄜州、河州二地。傳世碑文脫去遷河州刺史數語，「兩牧」就存鄜州一牧，語不可解。正因他在西魏末年曾任河州刺史，建德四年是再任，所以碑文才說「再爲連率」。他郡望隴西，實際是河州人，碑稱河州是他的「桑梓」之地，死後「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可證。以河州人而兩次出牧河州，所以碑說「頻仍衣錦」。如果他是寧州總管，即使如倪本以寧州總管兼河州大中正，這些話也是安不上的。因爲總管總得在治所，既在寧州，怎能說「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呢？庾信碑文寫於開皇元年（五八一年），距辛威之死只三年，敘歷官當無誤。據碑，辛威於保定四年（五六四年）曾任寧州總管，周書紀傳誤移於建德四年，其實此年是任「河州總管」。

〔三〕田社清 卷四九蠻傳「社」作「杜」。

〔三〕乃論世事 「乃」原作「及」。諸本和北史卷六五田弘傳「及」都作「乃」，是。今逕改。

〔三〕摧鋒直前 宋本作「鋒推直前」，乃是誤倒。北史本傳百衲本作「推鋒直前」，殿本「推」作「摧」。文苑英華卷九〇五庾信紇干弘神道碑作「推鋒直上」，全周文卷一五錄碑文又作「摧」，倪注本作「推」。按文選卷六左太冲魏都賦有「推鋒積紀」語，晉書卷六二祖逖傳有「推鋒越河」語，北齊書卷二一

高昂傳亦有「推鋒逕進」語，知作「推」是。但「摧鋒」亦通，今不改。

〔三五〕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紇干弘碑云：「四年，拜大將軍。」

〔三六〕拔其七十〔二〕〔六〕柵。宋本、南本「二」作「六」，紇干弘碑也作「六」。此傳基本上是據碑文寫的，今據改。

〔三七〕退保〔總〕〔紀〕南。宋本、南本「總」作「紀」，汲本、局本作「總」，注「一作紀」。二張都以為「總」字誤。張元濟云「高琳傳卷二九蕭巋傳卷四八並作『紀』」。按張說是。今據改。

〔三八〕建德二年拜大司空。紇干弘碑作「建德元年」。按卷五武帝紀田弘為大司空在建德二年正月，而元年十一月已書「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為大司馬」。也可能在元年末。

〔三九〕子恭嗣。張森楷云：「北史『恭』上有『仁』字，此誤脫去。」按紇干弘碑也作「世子恭」，或是雙名單稱。

〔四〇〕父提內〔正〕〔三〕郎。宋本「正」作「三」，百衲本從諸本改作「正」。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述魏初制度云：「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魏書卷二〇豆代田傳「子求周為內三郎」，陸真傳「拜內三郎」，卷三四陳建傳「擢為三郎」，宋書卷九五索虜傳見「三郎大帥」。作「三郎」是，今據改。

〔三一〕除清州刺史。宋本、南本「清」作「渭」，汲本、局本作「清」，注「一作渭」。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

無「清州」，疑作「渭」是。

〔三二〕二年入爲少保 按此「二年」接着上文孝閔帝踐阼，但孝閔帝元年九月被廢，無二年。此二年當是明帝的二年。疑上有脫文。

〔三三〕以樁功襲爵豐陽縣公 北史卷六五梁椿傳「襲」作「賜」。按上文述椿前後受爵並無豐陽的封邑，而且梁椿尚在，無故由其子襲爵，也說不通，疑當作「賜」。

〔三四〕及天光敗於寒陵 按魏書卷七四爾朱兆、爾朱天光傳和其他相關紀載「寒陵」多作「韓陵」。然藝文類聚卷七七有溫子昇寒陵山寺碑，卽作「寒陵」。當時地名常用同音字，無須斷其是非。

〔三五〕拜侍中長史 北史卷五七周宗室廣川公測傳但云「歷位侍中」，不舉「長史」。按上文已稱「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疑「侍中」下脫「仍兼」二字。

〔三六〕仍遠斥候 冊府卷三九〇四六三四頁「遠」下有「道」字，通典卷一五三「道」作「遣」。

〔三七〕深字奴干 北史卷五七廣川公測附弟深傳「干」作「于」。

〔三八〕高敖曹圍洛陽州 宋本和北史本傳「陽」作「州」。按魏、周、齊相關紀傳、通鑑卷一五七四八七六頁都說高敖曹攻圍的是洛州或稱上洛，周書卷四四泉企傳紀載甚詳。且洛陽久爲東魏所有，何須攻圍。今據改。

〔三九〕除幽州刺史 北史本傳「幽」作「幽」。張森楷云：「作『幽』是。」按張說是，幽州不在周管

內。今據改。

〔四〇〕從弟神（譽）〔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北史本傳〕譽作「舉」。按卷四〇〔宇文神舉傳云：〕「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傳末云：「弟神慶。」知北史作「舉」是，今據改。

周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表〕氏人也。〔二〕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三〕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二千家奔恆州。其後恆州爲賊所敗，遵復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勳，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諡曰貞。

寧少以軍功，拜別將。遷直閣將軍、都督，宿衛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荆蠻騷動，三鵠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遂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澧戍，〔三〕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戶。

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獲戶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磴前，世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謂寧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懷？當爲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幾，梁主果許勝等歸。

大統二年，寧自梁歸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故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世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迎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

十二年，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寧復大破之，追奔至宕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六〕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七〕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並思慕之。

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八〕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

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渾娑周國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_{〔云〕}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_{〔云〕}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眞，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祖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克捷。

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寧有識畫，諳兵權，臨敵指擣，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

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復敢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諡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太祖歎異之。尋尙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大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勳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雲弟威，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俟，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卽位，屢徵不起。後贈并汾恆肆四州刺史。騰少慷慨有大節，解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爾朱榮入洛，以騰爲通直散騎侍郎、帳內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閤。尙安平主，卽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阿翁真得好婿。」卽擢爲通

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興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既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由）〔油〕路，直出南（奏）〔秦〕，〔三〕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隳軍實而長寇讐，事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戶。陵州木籠獠恃險羸獷，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

世宗初，陵、眉、戎、江、資、邛、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并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勅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略，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

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資州槃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奏〕令僞告騰云：「

「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趣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語在蠻傳。涪陵郡守藺休祖（三）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舩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

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舩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闇、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

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二六〕}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戶。

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諡曰定。子玄嗣。

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歷成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卽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二）^{〔二七〕}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二八〕}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日能忘。」卽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二九〕}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恆三州刺史、司空公，諡曰哀。

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爾朱，禮遇猶重。^{〔三〇〕}韓陵之役，^{〔三一〕}屈節高歡，旣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

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

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三〕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邑四百戶。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恆欲以將帥任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時岷蜀初開，民情尙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并其黨泉玉成、〔三〕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

彪爲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戶，拜典祀中大夫。

尋出爲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 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爲逆。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擒子榮，并虜其衆。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

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瑒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殲。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

相持歲餘，瑒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許，拒而弗許。瑒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瑒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瑒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

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引突厥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以敦爲殿。別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戶。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

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旌賞，翻被除名，每懷怨怒。屬有臺使至，乃出怨言。晉公護怒，遂徵敦還，逼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

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敦弟誼，亦知名。官至柱國、海陵縣公。〔三六〕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三七〕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

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太祖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

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凱）

〔軌〕入洛，〔三〕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右丞。〔三〕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戶。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

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三〕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鷓南之事。

初，梁岳陽王蕭督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督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督破岸。督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廼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

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廼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邑五百戶。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

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潁水。^{〔三〕}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闕。還次灞上，晉公護親迎勞之。

天和初，授荊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

款附，表請援兵。勅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三船艦器仗，略無子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諡曰恭。

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如玖，三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景宣之去樂口，南荊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

賢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三父雲，涼州司馬。賢性彊記，學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幽州，刺史畢暉補賢統軍，三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有功，授都督。

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振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蠻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尋加伏波將軍，從王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荊〕州刺史。〔三六〕

及侯景來附，思政遣賢先出三鵠，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戶。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鷓鴣路。和乃遣其從弟與和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簡士馬，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等並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三七〕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東魏又以士民韋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賢。賢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

後從尉遲迴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寧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世宗初，除〔迎〕〔匠〕師中大夫。〔三八〕尋出爲勳州刺史，鎮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陝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諡曰節。

賢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史焉。賀若敦志節慷慨，^{〔三〕}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四〕}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

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

陸騰志氣凜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藩麾，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校勘記

〔一〕建康袁氏人也。錢氏考異卷三二云：「此涼州之建康，非揚州之建康也。」袁氏當爲「表氏」之譌。按錢說是。表氏是漢以來的舊縣，屬酒泉郡。見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下、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建康郡，前涼張駿置。見晉書卷一四地理志。表氏縣當時改屬建康。參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卷七，卷一〇。今據改。

〔二〕撫寧鎮 按北邊無「撫寧鎮」，當是「撫冥」之訛。

〔三〕下澁戍 魏書卷八〇賀拔勝傳「澁」作「迿」。詳見卷一四校記第一七條。

〔四〕香磴前 宋本和北史卷六一史寧傳「磴」作「蹬」。張元濟以爲「磴」字誤。

〔五〕東魏亦以故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 北史無「故」字。張森楷以爲「此誤衍文」。

〔六〕走投生羌鞏廉玉 諸本「玉」都作「王」。殿本當依北史改。按通鑑卷一六二五〇三六頁也作「玉」，似作「玉」是，但也不能確定作「王」必誤。

〔七〕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 冊府卷四二〇五〇〇五頁「此」下有「觀」字，語氣完足，疑傳本脫去。

〔八〕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 北史本傳「三」作「二」。按卷五〇吐谷渾傳記此事在魏廢帝二年。疑北史是。

〔九〕敦是渾之舊都 張森楷云：「北史『敦』上有『樹』字。此是地名，不合省文，蓋誤脫漏。」按張說

是。但諸本皆同，冊府卷三五四二七頁也無「樹」字，當時二字人名常被簡省，地名省文非不可能，今不補。

〔二〇〕寧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張森楷云：「北史『退』上有『僞』字，于文較晰。」按冊府卷三五四二二七頁也有「僞」字。此條冊府採自周書，疑原有此字，傳本脫去。

〔二一〕祖彌夏州刺史。北史卷二八陸侯附子猷傳末稱猷弟歸，歸子珍。「珍」和「彌」的簡寫「弥」形近，未知孰是。

〔二二〕今欲通江（由）〔油〕路直出南（奏）〔秦〕。北史卷二八陸侯附玄孫騰傳「奏」作「秦」，冊府卷七七八九一頁「由」作「油」，「奏」作「秦」。張森楷云：「『奏』當作『秦』，時州、郡、縣無名『南奏』者，魏、隋二志可證。」按張說是。又水經注卷三二涪水注有江油戍，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平武郡有江油縣，云「後魏 楊氏考證云當作西魏 置江油郡」，都作「油」。今「由」「奏」據改作「油」「秦」。

〔二三〕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北史本傳作「而蠻子反」，冊府卷三九三四六五八頁作「蠻獠反」。按「及」字疑當作「反」。

〔二四〕晉公護（奉）〔奏〕令僞告騰云。張森楷云：「護只有奉詔耳，安得奉令，疑『奉』字衍。北史作『奏』。」按「奉」是「奏」之訛，非衍文，今據改。

〔二五〕涪陵郡守藺休祖。北史本傳「藺」作「蘭」。

〔一六〕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北史本傳、周書卷四四李遷哲傳、通鑑卷一七〇五二八九頁「邦」作「朔」。

〔一七〕大統（二）（二二）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按卷二文帝紀下、卷一九宇文貴傳事在大統三年五三七年冬，作「二年」誤，今據改。

〔一八〕賜爵當亭縣公。金石萃編卷三九賀若誼碑作「當亭子」。

〔一九〕禮遇猶重。宋本「猶」作「尤」，通。

〔二〇〕韓陵之役。宋本「役」作「後」。

〔二一〕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北本、汲本「內」作「西」。北史卷六八賀若敦傳「內」下有「公」字。按卷一六獨孤信傳信此時封「河內郡公」，北史是，今據補。

〔二二〕泉玉成。汲本、局本「泉」字下注「一作帛」。卷一九宇文貴傳亦作「帛玉成」，疑作「帛」是。

〔二三〕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宋本、南本、北本、汲本「招」都作「詔」。北史本傳作「段韶」。按卷四四陽雄傳、卷四九蠻傳都作「潘招」，殿本恐據蠻傳改，局本從殿本。然不知孰是。段韶是北齊大將，顯誤。

〔二四〕遣人以招瑱軍。北史賀若敦傳、御覽卷三一九一四七〇頁、通鑑卷一六八五二〇九頁、通典卷一六一載此事「遣北史、通鑑作「使」人「下都有「乘畏船馬」四字。今無四字，敘事欠明晰，當是傳本脫去。

〔三〕時年四十九 按上文說敦「年十七」，勸父統降西魏，事在大統三年五三七年，上推當生於正光二年五二一年。敦被逼自殺，傳繫於保定五年五六五年除中州刺史之下。自正光二年至保定五年，應得四十五歲。前後所記年齡不符。這裏有三種可能。一、敦死於天和四年五六九年，本傳紀年未明晰；二、上文「時年十七」爲「二十一」之誤；三、「四十九」爲「四十五」之誤。似以第三種推測較近情。

〔三六〕敦弟誼亦知名官至柱國海陵縣公 賀若誼在周官爵，隋書卷三九賀若誼傳說周末「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北史賀若敦附子弼傳末說是「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其進位柱國，改封海陵郡公，隋書、北史都說是隋開皇時事。按誼在周末位柱國，也沒有封海陵縣公，所以隋書稱「改封」，而不云「進封」。疑「知名」下有記周末官爵語，今脫去，「官至」上又脫「開皇初」三字。

〔三七〕父曇騰 宋本「騰」作「勝」，汲本、局本作騰，注「一作勝」。

〔三八〕東魏將王元〔軌〕〔軌〕 北史卷六一權景宣傳「凱」作「軌」。張森楷云：「『凱』當作『軌』，事見魏書孝靜紀卷十二。按檢孝靜紀無此文，當是周書卷二文帝紀之誤。」齊書王元軌傳卷二〇王則傳，時無「王元凱」其人。按張說是。冊府卷三五五四二四頁、卷三八二四五四八頁都作「王元軌」，今據改。

〔三九〕授大行臺右丞 北史本傳「右」作「左」。

〔四〇〕襄州刺史杞秀 冊府卷四一八四九八四頁「杞」作「范」。

〔三二〕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涓水。按梁書卷五元帝紀承聖三年三月條，北史卷八九陸法和傳，法和官司徒，未嘗爲司空，「空」當作「徒」。

〔三三〕景宣到夏口至一時奔北。陳書卷一二徐度傳云：「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周書卷五武帝紀上天和二年九月條、卷一二衛刺王直傳都稱「戰於沌口」。地名不同，未知孰是。

〔三四〕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如玖。下「如璋」原作「如漳」。宋本、南本、局本和北史本傳前後都作「如璋」，汲本前後都作「如漳」，北本、殿本前作「璋」，後作「漳」。按其弟名也從玉旁，作「璋」是，今逕改。「如玖」北史作「仕玠」，未知孰是。

〔三五〕趙興陽州人也。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幽州趙興郡屬縣有陽周，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北地郡羅川縣條云：「舊曰陽周。」按陽周是漢縣。當時地名雖常用同音字，但「陽州」另有其地，應作「周」是。

〔三六〕刺史畢暉補賢統軍。張森楷云：「魏書畢衆敬傳卷六一作「祖暉」，此不合省「祖」字，蓋誤掇文。」按此雙名單稱，今不補。

〔三七〕除輔國將軍南荆州刺史。錢氏考異卷三二云：「『南』下脫『荆』字。後魏本以魯陽爲廣州，至是，郭賢以南荊州刺史鎮魯陽。其後轉廣州刺史，改從舊名，非移鎮也。」按錢說是。景宣傳末云「景宣之去樂口，南荊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可證。後周置南州在今四川萬縣西，當

時尚未屬周。隋書卷二九地理志巴東郡武寧縣條，顯誤。

〔三七〕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冊府卷四〇〇四七五四頁重「東魏」二字。按文義應重，否則不可通，今據補。

〔三八〕除〔迎〕〔匠〕師中大夫。按「迎師」無此官。通典卷三九敍周官品有「匠師中大夫」，「迎」「匠」形近而訛，今據改。

〔三九〕賀若敦志節慷慨。宋本、南本「節」作「略」，汲本、局本作「節」，注「一作略」，北史卷六八傳論也作「略」。

〔四〇〕俯窺元定之傳。張森楷云：「『傳』疑當作『儔』。」按張說有理，但無確證，今不改。

周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

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

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邑八

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

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一〕三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漢〕〔漠〕北伐齊，至并州而還。〔二〕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

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卽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鄧延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諡曰威。子孝僊，〔三〕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

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爲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

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竝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貴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令貴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鞏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

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

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字樂仁，代武川人也。性驍悍，有膽略。少從軍征討，累有戰功。魏永安中，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從獨孤信在荊州，破梁人於下澧，遂平歐陽、鄩城。虬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員外、直閣將軍、閣內都督，封南安縣侯，邑九百戶。及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虬爲帳內都督。破田八能及擒東魏荊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尋隨信奔梁。

大統三年，歸闕。朝廷論前後功，增邑四百戶，進爵爲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戶，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七年，除漢陽郡守，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十一年，出爲南秦州刺史，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一千戶。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並平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虬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尋而魏興復叛，虬又與王雄討平之。俄除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宇文盛字保興，代人也。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公竝爲沃野鎮軍主。

盛志力驍雄。初爲太祖帳內，從破侯莫陳悅，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邑三百戶。大統三年，兼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除馮翊郡守，加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增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鹽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爲亂，盛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疋，牛羊及莊田、什物等稱是。仍從賀蘭祥平洮陽，（供）〔洪〕和二城，（公）別封一子甘棠縣公。轉延州總管，進位柱國。

天和五年，入爲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從齊公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建德二年，授少師。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宣帝卽位，拜上柱國，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戶。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國、濮陽公。

盛弟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稍遷輔國將軍、大

都督。預告趙貴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邑一千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除咸陽郡守。遷汾州刺史。入爲左宮伯，進位大將軍。出爲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轉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加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薨，時年六十。贈柱國、宜鄜等州刺史。子隴嗣。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神武川。〔一〇〕

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魏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

九年，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

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龔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贈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爲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琳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

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三〕}

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杲，破梁將〔沈〕^{〔陳〕}慶之，^{〔三〕}以功轉統軍。又從爾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爲最，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後隨天光敗於韓陵山，琳因留洛陽。

魏孝武西遷，從入關。至溱水，爲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轉龍驤將軍。頃之，授直閣將軍，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三年，從太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累遷衛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四年，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卽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祖戰郿山，除正平郡（中正）「守」，^{〔四〕}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戶。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瘡而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孝閔帝踐阼，進爵韃爲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勳別封一子許

昌縣公，邑一千戶，除延州刺史。又從柱國豆盧寧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二年，文州氏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獠獠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二年，徙丹州刺史。三年，遷江陵〔副〕總管。〔五〕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巋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衛公直鎮襄州。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本官，加冀定齊滄州五州諸軍事，〔六〕冀州刺史，諡曰襄。

子儒，少以父勳賜爵許昌〔郡〕〔縣〕公，〔七〕拜左侍上士。後襲爵犍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其先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御，爲夏州酋長。

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乃引和爲帳內都督。以破諸賊功，稍遷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思陽公。尋除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

至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瞻，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邑一千戶。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郡公。尋又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拜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軍事。以罪免。尋復柱國。

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徐兗鄆沂海泗六州刺史。諡曰肅。子徹嗣。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保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旣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隆州刺史，賜爵盧奴縣公。

穆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尙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轉大丞相府掾，遷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

魏廢帝二年，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朐等搆逆，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

孝閔帝踐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授軍司馬，進爵爲公。四年，除金州總管、八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戶。又爲民部中大夫。

衛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郢州城民王道骨反，襲據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

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骨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骨等乃降。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竝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六年，進位大將軍。建德初，授荊州，復以穆爲總管府長史。穆頻貳戚藩，甚得匡贊之譽。

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軹關等城，賞布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從皇太子討吐谷渾。還，穆殿，爲渾人圍。會劉雄救至，乃得解。後以疾卒。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三

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盪別將。普泰初，封平鄉男，邑一百戶，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魏孝武初，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三累遷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出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疋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驃騎、常侍。三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錄前後功，增

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二四〕}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饟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二五〕}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聽回授一子。

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鬪於枇杷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六〕}除衡州刺史，^{〔二七〕}賜姓叱利氏。^{〔二八〕}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二九〕}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三〇〕}諡曰信。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邦國公。^{〔三一〕}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固人。^{〔三二〕}人也。^{〔三三〕}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三四〕}

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

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鄆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于州。

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高祖涼州，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顯相，武衛將軍。

寔少修立，有幹局。起家給事中，加冠軍將軍。魏孝武初，授都督，鎮弘農。後從西遷，封臨汾縣伯，邑六百戶。遷大行臺郎中，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卽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東魏人甚憚之。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增邑

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臺郎中、相府掾，轉從事中郎。寔性嚴重，太祖深器之。累遷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馬。

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軍糧。寔先是，山氏生獷，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竝從賦稅。寔於是大軍糧餉，咸取給焉。尋徵還，仍爲司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晉公護司馬。

保定元年，出爲文州刺史，卒於州，時年四十九。贈文康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大統中，起家爲太祖親信。尋授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歷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治小駕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治中外府屬，從征洛陽。

天和二年，遷駕部中大夫。四年，兼齊公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寔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

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焉。使還，兼中（府）外（府）掾。〔四〕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邑六百戶。齊人又於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戍卒。〔五〕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與柱國宇文盛於齊長城已西，連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率衆圍盛。營外先有長塹，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孝先等乃止。軍還，遷軍司馬，進爵爲侯，邑一千四百戶。

建德初，授納言，轉軍正，復爲納言。二年，轉內史中大夫，除（侯）（侯）正。〔六〕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四年，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獲賞。

五（千）（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七〕雄自涼州從滕王逌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侯城二百餘里，〔八〕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竝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卽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逌連戰之，雄功居多，賞物甚厚。及軍還，伊婁穆殿，爲賊所圍。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騎一千解穆圍。增邑三百戶，加上開府儀同三司。

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廻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垂陷。憲遣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遙報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戶，舊封廻授一子。明年，從平鄴城，進柱國。其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四〕軍還，出鎮幽州。

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臨陣戰歿。贈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燕散騎常侍龔之八世孫。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四〕遂爲州郡冠族。父欣，〔秦〕州刺史、〔四〕奉義縣公。

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喪亂，羣盜蜂起，植乃散家財，率募勇敢討賊。以功拜統軍，遷清河郡守。後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等，每有戰功，除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所懷。

及齊神武逼洛陽，植從魏孝武西遷。大統元年，授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

孤信討擒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四〕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六官建，拜司倉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

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尙憂不濟，況以纖介之間，自相夷滅！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體。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期之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茲日。願公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屬當猶子，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正〕〔平〕〔陽〕〔揚〕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四九〕諡曰節。〔五〇〕子定嗣。〔五一〕

及護伏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武平公萬壽竝預其禍。高祖治護事，知植忠於朝廷，乃特免其子孫。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執）（覆）銳，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慙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校勘記

〔一〕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位」原作「爵」。宋本、南本、局本作「位」。張元濟云：「按大將軍非爵」，以爲「爵」字誤。按張說是，今逕改。「三年」疑有誤，見下條。

〔二〕三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漢（漠）北伐齊至并州而還。按上已出「保定三年」，不應重複。詔楊忠伐齊在保定三年五六年十二月，「至并州而還」在四年正月，見卷五武帝紀上、卷一九楊忠傳。這裏承上保定三年，應作「其年」，如果包舉還師，則也可繫於四年。若這條的「三」字不誤，則上條的「三」字必誤。又卷一九楊忠傳，這次伐齊，楊忠北出武川，和突厥會師南下，攻晉陽，去「漢北」絕遠。「漢」乃「漠」之訛。卷一九楊忠傳有「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語，可證，今據改。

〔三〕子孝僊 北史卷六六王傑傳作「遷」。

〔四〕賞帛二千疋 「二」原作「一」，諸本和冊府卷三八二四五四八頁、卷八二四九七九二頁、御覽卷三一

○一四二五頁都作「二」，殿本刻誤，今逕改。

〔五〕勇獨請封兄子元興 北史本傳無「元」字，乃雙名單稱。

〔六〕破梁人於下澁遂平歐陽鄼城 「下澁」魏書卷八〇賀拔勝傳作「下進」。見卷一四校記第一七條。

〔七〕十一年出爲南秦州刺史 冊府卷三八二四五八頁作「十二年」。

〔八〕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 北史卷七九宇文述傳「伊」作「偁」，「文孤」單作「孤」。

〔九〕仍從賀蘭祥平洮陽 〔供〕〔洪〕和二城 按「供」字誤，今改正，見卷二〇校記第一四條。

〔一〇〕遂家於神武川 北史卷六六耿豪傳無「神」字。

〔一一〕字季珉 御覽卷三九八一八三八頁「季」作「秀」。

〔一二〕字季珉焉 冊府明本卷八二四九七九二頁「季」作「秀」，宋本冊府作「季」。御覽卷三九八一八三八頁

作「因以名字焉」，下有「及長，有大度智略」七字，今本周書無。

〔一三〕破梁將〔沈〕〔陳〕慶之 張森楷云：「『沈』當作『陳』。沈是宋臣，陳事具見梁書紀傳。」按張說是，

冊府卷三八二四五四九頁正作「陳慶之」。今據改。

〔一四〕除正平郡（中正）〔守〕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皆無「正」字。張元濟云：「按『中』乃『守』之訛，見

北史 卷六六高琳傳。」按張說是，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三頁也作「正平郡守」。今據改。

〔一五〕遷江陵〔副〕總管 北史本傳作「副總管」。按卷二七田弘傳，弘爲江陵總管，「令副總管高琳拒

守」。本傳下文也明言「總管田弘」。這裏脫「副」字，今據補。

〔二六〕加冀定齊滄州五州諸軍事 張森楷云：「『滄州』之『州』字誤。」按張說是，冀、定、齊、滄只四州，與「五州諸軍事」不合，「州」字乃一州名之誤，但不知是哪一州。

〔二七〕子儒少以父勳賜爵許昌（郡）縣公 宋本「郡」作「縣」。張森楷云：「『郡』當作『縣』，上文可證。」按上文稱「以勳別封一子許昌縣公」。張未見宋本，所說正合。今據改。

〔二八〕昔伊尹保衡於殷 宋本「保」字模糊，百衲本及北史卷六六伊婁穆傳、冊府卷八二四九七九二頁「保」作「阿」。

〔二九〕郢州城民王道肯反 冊府卷三八二四五〇頁「肯」作「胃」。

〔三〇〕建德初授荊州復以穆爲總管府長史 按「授荊州」沒有主名，上有缺文。據下文「穆頻貳戚藩」句，其人必是宗室近支。卷一三代王達傳，他在建德初出爲荊州刺史，時地相合。原文當云「建德初，代公達授荊州，復以穆爲總管府長史」。

〔三一〕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 文館詞林卷四五二薛道衡後周大將軍楊紹碑銘 下簡稱楊紹碑作「祖國，鎮西將軍，父定，新興太守」，則國是紹之祖。碑是紹子雄隋初所立，疑傳誤。

〔三二〕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 楊紹碑先云「封饒陽縣開國伯，邑三百戶」，在授征西將軍之前。又云「尋封荊州冠軍縣開國公，邑五百戶」。按傳先已封平鄉男一百

戶，進封爲伯，應增食邑，「百戶」當作「三百戶」。據傳楊紹以「冠軍縣伯」進爵爲公，據碑則以「饒陽縣伯」進封「冠軍縣公」，食邑也有不同。

〔三三〕加帥都督驃騎常侍 張森楷云：「『驃』當作『散』，否則『驃騎』下省將軍二字，尙可正名，若省『散騎』二字，則不知是何常侍矣。」

〔三四〕宜豐侯蕭循 宋本「宜豐」作「恆農」。按南史卷五二鄱陽王恢附孫脩傳稱「封宜豐侯」，周書、北史有關紀傳和通鑑卷一六四五〇九〇頁都作「宜豐」，唯周書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元年，宋本作「宜農」，無此地名。知「恆農」乃「宜豐」之訛。又「脩」「循」二字古籍每多混淆，本書和梁書都作蕭循，南史本傳作「脩」，但南北史都「循」「脩」或修互見。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蕭翹墓誌圖版五〇

五稱翹爲「太保公宜豐王循第四子」，循未嘗封王，但可證其封邑是「宜豐」，其名爲「循」。

〔三五〕紹率衆僞退城降 按僞退怎能迫使蕭循投降。通鑑卷一六四五〇八七頁云：「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下一句話既不見本書卷一九達奚武傳和北史卷六八楊紹傳，當卽出於此傳。知「僞退」下當有「伏兵擊之殺傷殆盡」等語，傳本脫去。

〔三六〕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楊紹碑作「郢都於是底定，拜開府儀同三司，封儻城郡公，邑三千戶」。按碑云拜開府，可以包括驃騎大將軍。而傳不言改封「儻城」，據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說楊紹封儻城縣公，雖「郡」「縣」不同，知此傳遺漏。

〔三七〕除衡州刺史 按衡州是齊地，在今麻城，見北齊書卷四文宣紀天保十年、隋書卷三二地理志下永安郡條。周之衡州不知在何處。楊紹碑說他「歷任燕」，按此周之燕州，亦不知所在、數、幽三州刺史，不舉「衡州」，疑「衡」字誤。

〔三八〕賜姓叱利氏 北史本傳作「賜姓叱呂引氏」。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既有「叱利氏」，又有「叱呂氏」，「叱呂引」當即「叱呂」，與「叱利」不是一姓，不知孰是。

〔三九〕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 楊紹碑作「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

〔四〇〕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 楊紹碑稱「以周建德元年卒於幽州，贈成、文、鄧、扶、洮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按卒年自當以碑爲正。贈官州數不同，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稱紹「仕周歷八州刺史」，當是合燕、數、幽三州及贈官之五州。疑周書誤。

〔四一〕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邦國公 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作「大象中，進爵邦國公」，北史卷六八楊紹附子雄傳百納本先作「邦」，後作「邦」，疑作「邦」是。參卷七校記第五條。

〔四二〕闡熙新（固）（罔）人也 北史卷六八王雅傳百納本「固」作「罔」，殿本同周書。魏書卷一〇六下地理志下夏州闡熙郡有新固縣，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朔方郡長澤縣條作新罔。楊氏隋志考證卷一二云：「隋書王世積傳卷四〇『闡熙新罔人』。又周書王雅傳『闡熙新固人』，『固』當是誤字。案玉篇：『罔』古『國』字。」按楊說是，今據改。

〔三三〕賜爵居庸縣子。〔庸〕原作「康」。諸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八三五六九一二頁都作「庸」。二張以爲「康」字誤。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東燕州上谷郡有居庸縣。殿本刻誤，今逕改。

〔三四〕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隋書卷四〇王世積傳稱「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北史本傳附子世積傳同。不在大象末。

〔三五〕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按這時鎮守潼關的將領是毛鴻賓。見北史卷四九毛遐附弟鴻賓傳，未任行臺郎神也不見記載。冊府卷三九三四五六八頁無「仍與行臺郎神」六字。疑涉上「行臺郎中」而衍。

〔三六〕卽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冊府卷三九三四五六八頁作「卽與大都督楊山武」，楊當作陽，拒魏於關。按陽山武卽陽雄之父猛。卷四四陽雄傳，乃是西魏將。冊府文義較明，照周書的說法，倒像陽爲東魏將了。疑「戰」上脫「拒」字。

〔三七〕兼都軍糧。冊府卷四八三五六七八頁「都」下有「督」字，疑當有此字。

〔三八〕竝從賦稅。冊府卷四八三五六七八頁「稅」作「役」。按上云「不供賦役」，疑作「役」是。

〔三九〕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附子光傳「通」作「統」。

〔四〇〕兼中〔府〕外〔府〕掾。原作「中府外掾」。張森楷云：「外」字當在府上，此誤倒文。」按上已云雄「治中外府屬」。中外府是都督中外諸軍事府的省稱。張說是，今乙正。

〔四一〕以處戍卒。宋本「戍」作「戎」。

〔四二〕除侯〔侯〕正 北史卷六六劉雄傳、冊府卷七八二九四頁「侯」作「候」，是。今據改。

〔四三〕以功獲賞五〔千〕〔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渾 按「獲賞」當斷句，或下有脫文。「五千」是「五年」之訛。皇太子贊「討吐谷渾」，見卷六武帝紀建德五年。本傳在下文又說「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仍與憲迴援晉州」，據卷六武帝紀和卷一二齊王憲傳也都是建德五年的事。如果上文沒有標明五年，則這個「其年」便直承上文「四年」之後，不但把進攻吐谷渾列於四年，而且把伐齊平并州一概記在四年了。因知「千」爲「年」之訛。今改正。

〔四四〕伏侯城 卷六武帝紀建德五年八月條作「伏侯城」，卷五〇吐谷渾傳殿本作「伏侯」，宋本前作「伏侯」，後作「伏侯」。按隋書卷八三吐谷渾傳、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渾條都作「伏侯」，「侯」字疑誤。

〔四五〕其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 按「總」下當脫「兵」字。

〔四六〕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至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 八瓊室金石補正賀屯植墓誌作「字永顯，建昌郡人也」。字不同，或是二字，或先後改易。傳稱上谷人，是指郡望，下稱他「家於北地之三水」，實是三水人。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三水屬涇州新平郡。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北地郡有三水縣。太平寰宇記卷三四邠州三水縣條云：「大統十四年移縣於今邠州西北一十五里。」改屬北地，亦當在此時。隋之北地郡乃是地形志豳州的西北地郡，和治富平的

雍州北地郡非一地。侯植的高祖在魏時官北地郡守，豈能因官徙居新平郡之三水。這自然不可靠。但居於三水，是事實。建昌郡，魏書地形志屬涼州。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七賀屯植墓誌跋云：「又後改新平爲建昌」，注云「此非地形志涼州之建昌郡，參楊守敬說」。今檢諸地志及寰宇記不見所謂「新平後改建昌」之說，楊氏隋志考證亦無此語。或趙氏別有所據。

〔四七〕父欣（秦）州刺史 諸本「秦」都作「泰」。張森楷以爲「秦」字誤。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別有秦州，領河東、北鄉二郡，和治上封的秦州並置。錢氏考異卷三〇據魏、周、齊書中多見秦州，而不見地形志，以爲「此『秦州』當爲秦州之譌」。本條的「秦州」諸本不誤，當是殿本妄改，今改正。

〔四八〕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 賀屯植墓誌載歷官，末云：「肥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七百戶」，食戶數不同。傳又稱：「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墓誌不紀此事，似卽以縣公終。

〔四九〕贈大將軍（正）〔平〕〔陽〕〔揚〕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 宋本「陽」作「楊」，南本、北本、汲本、局本都作「揚」。張森楷云：「『陽』誤，作『揚』是。」按既稱平州刺史，諸軍事所舉的第一個州，也應是平州。賀屯植墓誌稱：「追贈公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光揚平三州諸軍事、光州刺史。」植爲宇文護所忌，死後恐只贈本官。大將軍或是誅護後加贈。傳之「正州」，據誌也可證爲「平州」之訛，但哪一州刺史也不同。「正」「陽」今據諸本和墓誌改。

〔五〕諡曰節 賀屯植墓誌云：「諡曰斌公。」按可能是初諡「斌」，宇文護死後，因他曾觸犯權臣，故改諡「節」。

〔五〕子定嗣 賀屯植墓誌稱「世子定遠」。其他五子，上一字都是「定」字，若是雙名單稱，也應舉下一字。知「定」下脫「遠」字。

〔五〕終能屠堅（執）「覆」銳 宋本、汲本、局本「執」作「覆」。二張以爲「執」字誤。按北史卷六六傳論也作「覆」。今據改。

周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

兄子毅

于翼

李穆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爲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畧，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熾性嚴明，有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乃隨畧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畧，畧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畧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

魏永安元年，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員

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

魏孝武卽位，茹茹等諸番竝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鵠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五百戶。尋拜直閣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領華驪令，進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戶。

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閣內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疋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疋、驚馬十疋。〔二〕

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別封眞定縣公，除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戶。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旣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爲功。」〔三〕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率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爲陣，太祖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邑一千戶。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戶。〔三〕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淨。改封〔武〕安〔武〕縣公，〔四〕進授大將軍。

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五〕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六〕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阼，增邑二千戶。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世宗以熾前朝忠勳，望實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世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

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隨晉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爲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

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恥其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高祖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太傅。

熾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迴舉兵，熾乃移入金墉城，簡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州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踐。時人高其節。

隋文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本官、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

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高祖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

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後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起家魏文帝千牛備身。稍遷平東將軍、大都督，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歷伏飛中大夫、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將軍。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

及孝武西遷，遂從入關，封奉高縣子，邑六百戶，除符璽郎。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太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一千戶。累遷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安武縣公，增邑一千四百戶。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戶。保定三年，徵還朝，治左宮伯，轉小宗伯，尋拜

大將軍。

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竝交結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婪，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勛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邑一千戶，進位柱國。出爲同州刺史，遷蒲州總管，徙金州總管，加授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薨於州，年六十四。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諡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尙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二〕}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二〕}志業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國世子。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

^{〔有〕}^{〔第〕}二女卽唐太穆皇后。^{〔三〕}武德元年，詔贈司空、穆總管荆郢、硤夔、復沔、岳沅（澧）^{〔澧〕}鄂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封杞國公。^{〔三〕}并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公。^{〔四〕}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孝宣子德藏爲嗣。

于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尙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太祖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五〕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太祖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

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間至，〔六〕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戶。尋徵拜右宮伯。

世宗雅愛文〔七〕〔史〕，〔八〕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撝、

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攜，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尙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世宗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高祖。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縣）〔郡〕公，〔二〕邑二千九百戶。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踳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高祖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竝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

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旣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旣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竝益儲侍，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麋散。雖爲護無制

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戎防，^{〔一〕}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善〕}^{〔喜〕}於通和，^{〔三〕}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建德二年，出爲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湏水絕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

四年，高祖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並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高祖有疾，班師，翼亦旋鎮。

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

尋徙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疋以之鎮，并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勅河陽、襄

州、安州、荊州〔泗〕〔四〕州總管內有武幹者，〔三〕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顯立柵拒戰，莫有異心。〔三〕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

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掠，〔三〕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及尉遲迴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于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并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隋文帝許之。

開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迴者，隋文召致〔清〕〔清〕室，〔三〕遣理官按驗。尋以無實見原，仍復本位。三年五月，薨。贈本官、加蒲晉懷絳邵汾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諡曰穆。

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子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璽弟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

詮弟讓，儀同三司。

尉遲迴之舉兵也，河西公李賢弟穆爲并州總管，亦執迴子送之。

李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爲比。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太祖令侯莫陳崇輕騎襲之。穆先在城中，與兄賢、遠等據城門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擒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又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也。」太祖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

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盼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歎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其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餘姊妹並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以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見褒崇如此。

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尋授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征江陵功，封一子長城縣侯，〔三七〕邑千戶。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三八〕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後轉雍州刺史，入爲小冢宰。孝閔帝踐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

及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浙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世宗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進位大將軍。三年，從隨公楊忠東伐。還，拜小司徒，遷柱國大將軍，別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戶。五年，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邑五千戶，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令穆率兵三萬，別攻軻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再平，

人情尙擾，穆鎮之以靜，百姓懷之。大象元年，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仍總管。

及尉遲迥舉兵，穆子榮欲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民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隋文帝嘉之，以穆勞効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邑三千戶。

穆長子惇，字士字。大統四年，以穆功賜爵安平縣侯，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太祖令功臣世子並與畧陽公遊處，惇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異域珍奇，無不班錫。俄（受）「授」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卒於位。贈大將軍、原靈幽三州刺史。

史臣曰：寶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

竇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竝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三何以加此。

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爲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翼旣功臣之子，地卽姻親；穆乃早著勳庸，深寄肺腑。竝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崑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校勘記

〔一〕驚馬十足

冊府卷三五五四二〇九頁「馬」下有「各」字。

〔二〕得此人未足爲功

北史卷六一竇熾傳「此」下有「三」字。按上云「熾時獨從兩騎」，並熾爲三

人，疑脫「三」字。

〔三〕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戶 宋本、南本「九」作「六」。

〔四〕改封武安 武縣公 宋本和北史本傳作「安武縣公」。張元濟以爲「武安」誤倒，云：「安武縣屬幽州，武安縣屬司州。」按武安不在西魏境內，當時常有遙封，尙難斷其必誤。但下附兄子毅傳云「魏廢帝二年，進爵安武縣公」，當是熾讓爵與毅。今據宋本及北史改。

〔五〕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此」原作「北」。諸本和北史本傳都作「此」。今逕改。

〔六〕麴伏川 諸本「伏」都作「使」。汲本、局本注「一作仗」，「仗」乃「伏」之訛。按北史本傳作「伏」，殿本當依北史改。

〔七〕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 新唐書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竇氏稱熾六子，舉六子之名，並無茂。必是茂和其他六弟後系不顯，竇氏譜系就排除了他們。

〔八〕汾北華瀛三州刺史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汾、華、隴三州刺史」。按瀛州不在西魏、周境內，疑作「隴州」是。

〔九〕出爲幽州刺史 按幽州不在西魏境內，疑是幽州之訛。

〔一〇〕雖任兼出入 宋本「入」作「納」，北史卷六一竇熾附兄子毅傳作「內」。按卷三七傳論稱傳中諸人「歷官出入」殿本改作「歷官外內」，北史卷七〇傳論採周書此論，「出內」作「出納」。卷四四陽雄傳宋本也有「任兼出入」語，他本「內」作「納」。可知「出內」是當時習用語，猶言「中外」。後人以罕

見或改「內」作「納」，或改「出」作「外」。這裏的「入」字原來當同北史作「內」，宋本已改作「納」，他本又改作「入」。但意義相同，今不回收。

〔二〕子賢嗣賢字託賢「託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招賢」。

〔三〕「毅」有「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 諸本都脫「毅」字。按若無「毅」字，便似這個「太穆皇后」爲竇賢之女。「有二女」也和下文不連。今據局本、北史補改。

〔三〕詔贈司空穆總管荆郢硤夔復沔岳沅（澧）〔澧〕鄂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封杞國公 按「穆」字不可解，傳中不見竇穆其人，或涉上「太穆皇后」而衍。「澧」，宋本、汲本、局本作「澧」，與「岳」沅地近，今據改。此條疑有訛脫，見下校記。

〔四〕並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公 按上「詔贈司空」等官別無主名，應卽是竇賢贈官，何以又重出？如果此條贈賢官不誤，則上面的贈官又是何人？據世系表稱竇毅爲「杞國公」，上面贈官應是贈毅。

〔五〕謹平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 北史卷二三于栗磾附翼傳「贈」作「賜」。按卷一五于謹傳稱宇文泰「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周書尊宇文泰，所以稱「賞」稱「賜」，「贈」字疑誤。

〔六〕居數日問至 宋本「問」作「問」。張元濟云：「問」，問諜也。「按作「問」較長，但作「問」亦通，今不改。

〔七〕世宗雅愛文〔主〕〔史〕宋本「士」作「忠」，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九五五四頁、卷四六五五五三六頁作「史」。按宋本「忠」字乃「史」之訛。後人以「文忠」不可通，改作「士」。今改正。

〔八〕改封常山〔縣〕〔郡〕公宋本和北史本傳「縣」作「郡」。按魏有常山郡，無常山縣，置縣是隋代的事見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定州常山郡、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恆山郡眞定縣。今據改。

〔九〕減戎防冊府卷四〇七四八四六頁「戎」作「戍」。按「戍」和「防」是當時駐防軍事單位的名稱，疑作「戍」是。

〔三〇〕彼必〔善〕〔喜〕於通和北史本傳、冊府卷四〇七四八四六頁「善」作「喜」。按「善」字文義不洽，冊府此條採周書，知本亦作「喜」，今據改。

〔三一〕仍勅河陽襄州安州荊州〔泗〕〔四〕州總管內有武幹者錢氏考異卷三二云：「『泗』當作『四』，襄安、荊三州並河陽爲四，後周無泗州也。」按周改東楚州爲泗州在大象二年五八〇年，見楊氏隋志考證卷七下邳郡條，這時無泗州。錢說是。冊府卷七七八九一頁正作「四」，今據改。

〔三二〕莫有異心宋本、南本「異」作「離」。

〔三三〕先是突厥屢爲寇掠諸本「掠」都作「抄」。

〔三四〕召致〔清〕〔清〕室宋本、汲本、局本「清」作「清」。二張皆云「清」疑爲「請」字之訛。按請室亦可作清室，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八賈誼傳，今據改。

〔三五〕邑三百戶。冊府卷三四五四〇八七頁「三」作「二」。

〔三六〕進爵（武）安〔武〕郡公。隋書卷三七李穆傳、北史卷五九李賢附弟穆傳「武安」作「安武」。按本傳下文稱李穆一度革去官爵後，世宗卽位，復封安武郡公。卷五武帝紀保定四年、五年兩見「安武公李穆」，知作「安武」是，今乙正。又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安定郡朝那縣條云：「西魏置安武郡及析置安武縣。」李穆是郡公，上寶熾是縣公，可以並封。

〔三七〕征江陵功封一子長城縣侯。北史本傳作「從子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此處語氣不完，當有脫誤。

〔三八〕賜姓拓拔氏。諸本「拓」作「擒」。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附子光傳見周將申國公擒拔顯敬擒，殿本作擒，「卽李穆，穆字顯慶，齊人避高歡家諱作敬」。「拓」「擒」都是譯音，此處原作「擒」，殿本依北史改。

〔三九〕穆長子惇字士宇。隋書本傳「字」作「獻」，北史本傳從隋書。

〔四〇〕俄（受）〔授〕小武伯。宋本「受」作「授」，是，今據改。

〔四一〕雖王公恨恨。汲本、局本「恨恨」下注「一作悵悵」。按御覽卷四九六二二六七頁引王祥別傳稱晉受禪時，「祥神色不加怡，時人爲之語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這裏正用此典故，但文義上「悵悵」較長，不能說作「恨恨」必是。

周書卷三十一 三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叡

梁士彥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三〕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三〕時氏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竝卽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惠。

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四〕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陰〕郡事。〔五〕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六〕以功除〔浙〕

〔析〕陽郡守。〔七〕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司〕〔同〕荊州，〔八〕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

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州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九〕尋遷南兗州刺史。

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陽〕州刺史牛道恆扇誘邊民。〔一〇〕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恆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一一〕琛得書，果疑道恆，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一二〕擒道恆及琛等，嶠、澠遂清。

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

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命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

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二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韃吹之。吹氣一衝，^三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四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

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

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二〕〔三〕年，周文北巡，〔四〕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五〕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

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

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二〕

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

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

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

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第二策曰：

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

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

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衡）（偉）、（二）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

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羨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

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郿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三〇)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圍官茹寬密白其狀，^(三一)孝

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爲相州刺史，^{〔三〕}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義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計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騎〕}^{〔驛〕}將曰：「^{〔三〕}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橋〕}之東南。^{〔四〕}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

門豹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

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諱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

韋叟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叟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叟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叟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明帝卽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復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復至宅，訪以政事。復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陳遣其尙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復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復，談諠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復至賓館，復「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

武帝嘗與復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復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復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復。復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復辨其優劣。復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三」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復書，并令

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夔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

夔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竝不存。

建德中，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蔭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竝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三〇〕}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一〕}三日而就。武帝大軍亦至，^{〔三二〕}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捋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三三〕}雍州總管。^{〔三四〕}宣帝卽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三五〕}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

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

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三〕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

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校勘記

〔一〕卷三十一 按此卷缺，後人以北史補，韋叟、梁士彥兩傳疑本是附傳。

〔二〕祖直善 諸本「善」都作「喜」。殿本當是據北史卷六四章孝寬傳改。

〔三〕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 張森楷云：「『幽』當作『豳』，據下之『氐賊抄竊』，氐不得在幽州也。」按南豳州不見魏書地形志，但見於卷五八楊播附弟椿傳、卷五九蕭寶夤傳，知魏末有此州。

楊氏隋志考證卷一有考。張說是，今據改。

〔四〕涉獵經史 通志卷一五七章孝寬傳，下有「年十五，便有壯志，善籌算，識者稱之」十四字，不見

北史，可能是傳本北史脫去，也可能是周書原文。

〔五〕行華（陰）〔山〕郡事 宋本和北史本傳「陰」作「山」。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華州華山郡領華陰縣，華陰不是郡名。今據改。

〔六〕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 北史本傳「襄」作「穰」。按荊州治穰城 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疑作「穰」是，但襄城也屬荊州，分兵出鎮，也有可能，今不改。

〔七〕以功除（浙）〔析〕陽郡守 宋本「浙」作「析」。二張皆以爲「浙」字誤。張元濟云：「析陽郡屬析州，見魏書地形志卷一〇六下。」按張說是，今據改。

〔八〕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司）〔同〕荊州 宋本、汲本、局本「司」作「同」。殿本考證云：「北史云『同隸荊州』，『司』字疑『同』字之訛，并脫一『隸』字。」按「司」字不可通，今據改。

〔九〕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 北史本傳「大」作「本」。按孝寬這時名位尚低，似不能卽授大將軍，疑當作「本」。

〔一〇〕遣其（揚）〔陽〕州刺史牛道恆扇誘邊民 通鑑卷一五八四九〇一頁「揚」作「陽」。按陽州治宜陽見魏書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本傳上云「段琛、堯傑復據宜陽」，下云「擒道恆及琛等，崱澠遂清」，則道恆當是陽州刺史，此作「揚州」誤。孝寬雖遷南兖州刺史，實仍在宜陽附近。今據改。

〔一一〕還令謀人送於琛營 通典卷一五一、通鑑卷一五八四九〇一頁、通志卷一五七章孝寬傳「送於」作

「遺之於」。按「遺之」是假作遺失，使段琛信以爲眞，文義較長。

〔二二〕日出奇兵掩襲 北史本傳、通典卷一五一「日」作「因」，較長。

〔二三〕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 冊府明本卷四〇〇四七五頁「攻具」上有「積」字，較長。但冊府宋本及北史皆無此字，或明本以意補。通典卷一六一「起土山」下無「攻具」二字，有「且作且攻」四字，疑周書韋孝寬傳原本當同通典。

〔二四〕吹氣一衝 北史本傳和冊府卷四〇〇四七五頁、通典卷一六一「吹」都作「火」，較長。

〔二五〕城外又縛松於竿 殿本考證云：「通鑑卷一五九，四九四二頁作『縛松麻於竿』。按下文有『松麻俱落』句，知此脫一『麻』字，北史亦脫。」按通典卷一六一「松」下也有「麻」字。疑周書原文有此字。

〔二六〕〔二七〕年周文北巡 宋本和北史「二」作「三」。按卷二文帝紀下北巡在魏恭帝三年，今據改。

〔二七〕使者辭色甚悅 通志本傳作「於是使者忻然，辭色甚悅」。按通志多據北史，此傳却有多出的辭句，可能是傳本北史脫去，也可能是周書原文。

〔二八〕汾州之北至卒如其言 御覽卷四四九二〇六六頁所引和今本頗異，轉錄如左：

武帝保定元年。汾之北，離石之南，悉是羌胡。而地居齊境，抄掠我東鄙。朝廷患之。韋孝寬乃於要害，欲置大城，以扼其吭。興役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之。岳有難色，謂孝寬曰：「國家每於境外築城，未嘗不動大衆。今深入胡境，密邇齊師，以兵百騎，何以禦役！」孝寬

曰：「事有萬途，兵非一勢，君但受成規，無所憂也。計築城十日即畢。今齊君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如期而至界首。疑有伏軍，不敢進迫。其夕，岳令緣汾傍山，處處舉火。齊人謂有大軍，因示自固。猶豫之間，土功已畢。齊師遂退。

按此段文字頗多溢出於今本周書之外，如姚岳謂孝寬語三十一字即今本所無，但也有字句爲今本有而御覽無者。有的還是比較重要的話，如「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無此二語計算日期便少了二天。御覽這一段必出於周書原本，但也多刪削，還有訛脫。如「生胡」作「羌胡」就顯然是錯的。御覽這段雖然可以推測爲出於原本周書，但是否直接採自周書，還未能斷言。因爲冊府卷四一〇四八七三頁叙孝寬築城事便已和北史及今本周書孝寬傳完全相同了。

〔一九〕淮南公元衡〔偉〕張森楷云：「淮南公自有傳卷三八，作元偉。」按張說是，今據改。參卷六校記第一條。

〔二〇〕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 宋本和北史本傳「育」作「立」。

〔二一〕時亮園官茹寬密白其狀 北史本傳和周書卷一〇邵惠公顯附孫亮傳、通鑑卷一七四五四〇五頁「園」作「國」。

〔三〕叱列長義「义」原作「文」。按卷八靜帝紀宋本、汲本、局本「文」作「义」，是，今逕改。參卷八校記第一二條。

〔三〕又勒〔騎〕〔驛〕將曰 宋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三六五四三四二頁「騎」作「驛」。隋書卷四七韋世康附弟藝傳作「復謂驛司曰」。按驛將是主驛之將，亦卽「驛司」。作「騎」誤，今據改。

〔三〕懷縣永〔橋〕城〔橋〕 宋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三五五四二一九頁、通鑑卷一七四五四二二頁都作「永橋城」。按「永橋」是鎮名。北史卷六二尉遲迴傳稱「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殿本誤倒，今乙正。

〔三〕韋叟字敬遠 御覽卷四〇八一八八五頁「敬」作「弘」，卷五〇五二三〇六頁仍作「敬」。按韋叟是孝寬兄，見隋書卷四七韋世康傳、北史卷六四韋孝寬傳。今在孝寬傳末既沒有提出「兄叟」，在叟傳雖提到孝寬，也沒有說是叟弟。傳一開頭就是「韋叟字敬遠」，似乎與孝寬毫不相干。張森楷云：「叟傳不當與孝寬同列。據本書王雄、王謙、于謹、于翼各自爲傳之例推之，則原文斷不如此亂也。據此傳文全同北史，蓋是後人取北史補者。」按韋叟如獨傳，其人與孝寬不類，也不宜同在一卷。疑本附孝寬傳。補此卷者抄北史孝寬傳到「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而止。「孝寬兄叟」一句在這附見的四子事跡後，隔了三百多字，就顧不得抄上。接着抄叟傳又妄加「韋」字。這樣就變成獨傳的形式。後人寫目錄也就變成「韋叟」而不是在孝寬下小字寫「兄

「復」，沿誤至今。

〔三六〕蕭然自樂 宋本和北史卷六四韋孝寬附兄復傳「樂」作「逸」。張元濟以爲「樂」字誤。按「樂」亦通，今不改。

〔三七〕遠望首陽薇 諸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九七一一六一頁「遠」都作「遙」，疑殿本誤。按周書、北史、冊府錄此詩互有異同，但皆無關文義，不再列舉。

〔三八〕復「不」時赴 局本和北史本傳「時」上有「不」字，局本當從北史補。冊府卷八八二一〇四四八頁、御覽卷四〇八一八八五頁作「未赴」，無「時」字。按文義應有「不」或「未」字，今從局本補「不」字。

〔三九〕其致理殆無等級 宋本和北史百納本「殆」作「如」。宋本冊府卷八四〇作「加」，亦「如」字之訛，明本冊府改作「若」。

〔四〇〕梁士彥 按士彥在周無多事跡，死於隋代。此傳以北史補，下半叙入隋後爲隋文誅死事，不該闕入周書。疑士彥亦是附傳，因與孝寬同平相州，故連類而及。補者全取北史，其人始末備見，目錄遂升爲獨傳。

〔四一〕乃令妻及軍人子女 隋書卷四〇、北史卷七三梁士彥傳、冊府卷四〇〇四七五六頁「妻」下都有「妾」字，冊府無「及」字，疑周書脫「妾」字。

〔四二〕武帝大軍亦至 宋本、南本和北史本傳「大」作「六」。按隋書本傳作「帝率六軍亦至」，北史此

傳全採隋書，周書又以北史補，作「六」是。百衲本修作「大」，誤。

〔三三〕及齊平封鄆國公位上柱國。卷八靜帝紀稱士彥進上柱國在大象二年五八〇年十二月。這裏置於平齊之後，宣帝即位前，則當是建德六年至宣政元年間五七七——五七八年。按建德五年士彥守晉州時位上開府、大將軍，見卷六武帝紀，平齊後封公，進位「柱國」，正相當。這裏當衍「上」字。然隋書、北史皆同，或原文已誤。

〔三四〕雍州總管 隋書、北史本傳「總管」作「主簿」。按雍州是京都所在，周代置牧。任雍州牧者照例是皇室親貴。平齊前後任雍州牧者是趙王招，宣政元年五七八年陳王純繼任，並見卷六武帝紀。這些親貴實際並不管事，宇文招又屢次出征，疑管事的實爲主簿。正如親貴出任總管，往往以長史主持府事一樣。這樣的主簿、長史地位與一般的主簿、長史不同。士彥當是雍州主簿，補周書者疑其身分不合，故改作「總管」，實誤。

〔三五〕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按梁士彥在建德六年五七七年已任徐州總管，吳明徹攻呂梁，也在這年。王軌敗陳軍，擒吳明徹在宣政元年五七八年三月。武帝死在這年六月，並見卷六武帝紀。卷四〇王軌傳 王軌即烏丸軌稱敗陳軍後，「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其事在武帝死前甚明。疑隋書衍「宣帝即位」四字，北史、周書並承其誤。

〔三六〕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隋書本傳作「上大將軍」，北史脫「上」字，故周書亦脫。

周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

弟逞

柳敏

盧柔

唐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鐘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

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

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

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授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尙書。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徽性勤敏，已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

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安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

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

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三〕}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四〕}文帝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寶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

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旣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

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

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飾〕〔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獾，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

刺史。

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遲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遲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

及文帝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掌）〔兼〕記室。〔二〕每有四方賓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

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歎異之，特加廩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尙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餼及土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

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議〕〔儀〕或乖先典者，〔三〕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

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誠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

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嗣。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己親。宗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或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

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邑二百戶。太祖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加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

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遷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內史上士，禮部下大夫。尋爲聘陳副使。大象初，拜東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溫恭，^{〔一〕}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

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万〕}紐于氏。^{〔巴〕}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

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

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柘、拓、州、硤州，二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諡曰方。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假〕，〔二〕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風烈，〔二〕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境塿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

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豔，爲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校勘記

〔一〕卷三十二 按此卷殘缺，其中有全以北史補者，申徽、陸通、柳敏、唐瑾四傳皆是，而盧柔傳記歷官比北史詳，其中宇文泰或稱「太祖」，或稱「文帝」，疑是雜取北史和他書而成。錢氏考異卷三

二目錄序條以爲此卷全取北史，微誤。

〔二〕其女壻劉彥隨焉。張森楷云：「令狐整傳卷三六『劉』作『鄧』。」按通鑑卷一五九四九三六頁也作

「鄧」，冊府卷六五七七八七一頁作「劉」。未知孰是。

〔三〕進爵爲公。按上文稱申徽初封博平縣子，則進爵爲侯爲公，封邑必仍是博平。元和姓纂輯本卷

三申氏條稱：「裔孫徽，後周北海公」，與此不同。

〔四〕徽性勤敏。宋本和北史卷六九申徽傳「敏」作「至」。按此傳本以北史補，疑作「至」是。

〔五〕贈泗州刺史。按申徽死於天和六年或其後不久，此時周無泗州，若「泗」字不誤，則當是大象二年後追贈。參卷三〇校記第二一條。

〔六〕敦弟靜齊安郡守。北史本傳無「安」字。元和姓纂輯本卷三申氏條云徽「生靖，彬國公」，「靜」作「靖」。封公或是其後人僞造。

〔七〕幼從在河西。北史卷六九陸通傳「從」下有「政」字。按政是其父名，疑此脫去。

〔八〕時有傳（兵）岳軍府已亡散者。局本和北史、冊府卷四〇五四八三頁「兵」作「岳」。局本當依北史改。按「岳」指賀拔岳，是，今據改。

〔九〕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藩）蕃部御伯中大夫。文苑英華卷九〇〇庾信步陸逞碑云：「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夫、領蕃部」，歷官無吏部，又「藩」作「蕃」。北史卷六九陸通附弟逞傳

也作「蕃」。張森楷云：「加旁非。」按通典卷三九周官品正五命有「蕃部」，張說是，今據改。

〔一〇〕詔令路車（飾）〔儀〕服 宋本、南本及北史本傳、冊府卷六五四七八三頁「飾」作「儀」，汲本、局本作「飾」，注「一作儀」。周書此傳以北史補，當同北史，今據改。

〔一一〕俄轉戶曹參軍（掌）〔兼〕記室 宋本、南本和北史卷六七柳敏傳、冊府卷七五八六七頁「掌」作「兼」。按此傳以北史補，當同北史，今據改。

〔一二〕近（議）〔儀〕或乖先典者 宋本、南本和北史本傳、冊府卷四六二一五五〇九頁「議」都作「儀」。按此傳以北史補，當同北史，今據改。

〔一三〕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溫恭 張森楷云：「瑾當著里居而不著者，非史缺文，蓋後人取北史以補周書，而北史故立有唐永傳」卷六七。今不依永傳補邑里，「性」上又不著「瑾」字，非也。」

〔一四〕更賜瑾姓（萬）〔万〕紐于氏 北史卷六七唐永附子瑾傳「萬」作「万」，是，今據改。

〔一五〕歷（拓）〔拓〕州硤州 宋本「拓」作「拓」，北史本傳作「拓」。按隋書卷三一地理志夷陵郡條云：「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硤州。」「拓」是「拓」之訛，今據改。又隋志以爲硤州即拓州所改，則唐瑾雖似歷官二州，實止一地。然下云「所在皆有德化」，又似實是二州，不詳。

〔一六〕退朝休（暇）〔假〕 宋本、南本和北史「暇」作「假」。按此傳以北史補，當同北史，今據改。

〔一七〕遇迅雷風烈 「風烈」原倒作「烈風」。北史作「風烈」。按此用論語「迅雷風烈必變」成語，此傳

出於北史，必是誤倒，今正之。

周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庫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

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爲政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

時與東魏爭衡，戎馬不息，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太祖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邑八百戶。遷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

二百戶，〔三〕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拜侍中。

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峙衡命喻之。突厥感悟，卽執齊使，歸諸京師。錄前後功，拜大將軍、安豐郡公，邑通前二千戶。尋除小司空。孝閔踐阼，轉小司寇。世宗初，爲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峙性寬和，尙清靜，甚爲夷獠所安。保定四年，除〔宣〕〔宜〕州刺史。〔三〕天和三年，入爲少師。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詔許之。五年，卒。贈同州刺史。諡曰定。

子凝嗣。少知名，起家吏部上士。歷小內史、小納言，授開府階，遷職方中大夫，爲蔡州刺史。卒於官。子授嗣。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四〕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爾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陽請事。魏孝武帝授文帝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閣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文帝，乃令武衛元毘喻旨。荐歸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卽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荐與長史

宇文測出關候接。〔三〕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

魏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文帝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

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與鎮遏。荐知景反覆，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

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曾祖蔚，魏并州刺史。祖寧，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右將軍、膠州刺史。

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闕。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齎書申勅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祖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

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太祖，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陽邑縣子，邑三百戶，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邑五百戶。

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論隣好，并致請勝等移書。寶卽與剛盟敵，受移赴建康，剛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率士馬向漢中。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而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川郡守，加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

從復弘農。進拜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攻復陽城，擒太守王智納。轉陳留郡守。東魏行臺吉寧率衆三萬攻陷郡城，剛突出，還保潁川，重行郡事。復爲侯景所破，乃率餘衆赴洛陽。大行臺元海遣剛還郡徵糧。剛時景衆已入潁川，剛於西界招復陽翟二萬戶，轉輸送洛。明年，洛陽不守。剛遠隔敵中，連戰破東魏廣州刺史李仲偁。時侯景別帥陸太、潁川郡守高冲等衆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剛簡步騎五百，大破冲等。

開府李延孫爲長史楊伯簡所害，^{〔二〕}剛擊斬之。又攻拔廣州，進軍陽翟。侯景自鄴入魯陽，^{〔三〕}與剛接戰。旬有三日，旋軍宜陽。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度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獲郡守一人，別破其行臺梅遷，斬首千餘級。除尙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

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下塢，^{〔三〕}拔之，露板言狀。太祖知剛無貳，乃加賞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漕〕}渭州民鄭五醜構逆，^{〔二〕}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豎，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竝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用。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祿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僞信州濱江負阻，遠連殊俗，蠻左強獷，

歷世不賓，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後以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年五十七。贈（忠）
〔中〕浙、涿三州刺史。〔四〕諡曰成。子元卿嗣。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共分疆，〔五〕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

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

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_二進爵爲公。

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祖泓，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

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鎮小平津。魏北中郎將高千甚敬重之。_二千牧兖州，以昶行臨渙、北梁二郡事。大統初，千還鎮陝，_二又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

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頻遣軍擊之，不克。太祖將討之，欲先遣觀其勢。顧問誰可爲。〔二〕左右莫對。昶曰：「此小豎爾，以公威，孰不聽命。」〔三〕太祖壯之，遂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由。〔三〕太祖復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卽以昶爲都督領之。

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邑五百戶。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族荒獷，世號難治，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鬧等反，昶復討擒之。進撫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

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

駱天義等騎步五千討平之。〔三〕

世宗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人。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復反，〔四〕攻沒郡縣，昶討斬之。語在氐傳。

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太祖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世宗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

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

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勳人。

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尙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稟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尙書。

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三〕悅乃貽之書曰：「夫惟

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籬。匹夫攘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三〕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祕，總熊羆之旅，受服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

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紀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三〕欲先據白馬。行次闕城，〔三〕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卽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

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尙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旣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三〕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竝坐除名，仍配流遠防。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展効，因留鎮之。

孝閔踐阼，依例復官。授郢州。〔三〇〕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三一〕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江，〔三二〕性方嚴，有度量。歷官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諡曰貞。

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起家爲太祖親信。魏恭帝元年，從開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督。復從平南巴州及信州，遷帥都督。又從許國公宇文貴鎮蜀，行昌城郡事。加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元年，除許國公府司馬，轉大都督。五年，授畿伯下大夫。又爲許國公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

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邑六百戶。

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恆陵者，〔三〕方數百里，竝生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尙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位大將軍，爵爲公。

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顓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迴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顓自以族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顓爲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顓，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校勘記

〔一〕卷三十三 按此卷殘缺，傳後無論，當出後人補苴。但諸傳情況頗不一樣，其中庫狄峙傳記歷官詳於北史，而前後稱宇文泰或作太祖，或作文帝，當是雜取北史和他書湊成。楊荐、王慶二傳

全同北史。趙剛、趙昶、王悅、趙文表四傳，紀事敘官都比北史詳備，稱廟號不稱某帝，疑是周書原文，或出於源自周書的某種史鈔。錢氏考異卷三二以爲「亦取北史而小有異同」，其實真出于北史者止二傳而已。

〔三〕增邑二百戶 諸本「二」都作「三」。

〔三〕保定四年除宣〔宜〕州刺史 北史卷六九庫狄峙傳「宣」作「宜」。按宣州是陳地，周無宣州。《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京兆郡華原縣條云：「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今據改。

〔四〕父寶昌平郡守 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東燕州平昌郡屬有昌平縣，則魏時昌平不是郡，但卷二〇尉遲綱傳、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附族叔景遺傳都曾封昌平郡公，或曾置郡。

〔五〕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 按卷二七宇文測傳，測「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據此，宇文測由洛陽從孝武西遷，尙未充任長史。據卷二二周惠達傳以長史出關候駕者是惠達。此誤。

〔六〕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 張森楷云：「魏無太平年號，二字必有一誤。」按南討度淮當指熙平元年魏軍攻硤石、浮山堰以救壽陽事 見魏書卷九肅宗紀，「太平」當爲「熙平」之訛。但世宗永平間自義陽以至壽陽，沿淮也常有戰事 見魏書卷八世宗紀，也可能是「永平」之訛。今不改。

〔七〕東荊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 北史卷六九趙剛傳無「祖」字，乃雙名單稱。

〔八〕受移赴建康 北史本傳「赴」作「送」。按文義作「送」是。

〔九〕大行臺元海遣剛還郡徵糧 張森楷云：「海」上當有「季」字，見魏書孝靜紀卷一二。」按亦見周書卷二文帝紀下、卷三八元偉傳末。此雙名單稱。

〔一〇〕開府李延孫爲長史楊伯簡所害 張森楷云：「李延孫傳」卷四三「簡」作「蘭」。按北史百衲本卷六六李延孫傳作「蘭」，殿本作「闌」，通鑑卷一五八四九〇頁也作「蘭」，疑作「簡」誤。

〔一一〕侯景自鄴入魯陽 按鄴是東魏都，即使自鄴出兵，也從無自鄴入某地的書法。凡稱自某地入某地者，地必相近，疑「鄴」乃「葉」之訛。魯陽即今魯山縣，和葉今葉縣相近。

〔一二〕下塢 北史本傳「下」作「丁」。

〔一三〕漕 〔渭〕州民鄭五醜構逆 北史本傳「漕」作「渭」。按「漕州」不見地志。卷一九宇文貴傳、卷四九宕昌傳、通鑑卷一六三五〇三六頁都作「渭」，今據改。

〔一四〕贈（忠）〔中〕浙涿三州刺史 「浙」原訛作「浙」。北史百衲本本傳「忠浙」作「中浙」殿本「浙」亦訛作「浙」。「浙」字今逕改作「浙」。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河南郡新安縣條云：「後周置中州。」「忠」也是「中」之訛，今據改。「涿」，北史作「涿」。「涿」是郡，不是州，且與中、浙二州相去懸遠，亦非。但不知原作何字，今不改。

〔一五〕與共分疆 宋本和北史卷六九王慶傳、冊府卷六五三七八三頁「共」作「其」。

〔二六〕兵部大夫 北史本傳作「兵部中大夫」。

〔二七〕魏北中郎將高千甚敬重之。「千」，卷二文帝紀下諸本作「干」，汲本作「于」；北史卷九周本紀上作「千」，卷六九趙昶傳百衲本作「千」，殿本作「于」。疑當作「干」。

〔二八〕大統初千還鎮陝 宋本、南本「還」作「遷」。按兩通。

〔二九〕顧問誰可爲 張森楷云：「爲」下當有「使」字。若但此，則文義不足。」

〔三〇〕以公威孰不聽命 張森楷云：「以」上當有「臨」若「加」字。」

〔三一〕氏梁道顯叛攻南由。「由」原作「田」。諸本都作「由」。北史本傳百衲本作「由」，殿本作「田」。張元濟以爲「田」字誤，云「見氏傳」卷五〇。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岐州武都郡有南田縣，而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扶風郡作「南由縣」。楊氏隋志考證卷一云：「作南田誤。」楊說是，今逕改。

〔三二〕拜武州刺史 卷四九氏傳作「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

〔三三〕儀同駱天義 北史本傳「義」作「人」。

〔三四〕氏酋姜多「姜」原作「羌」。諸本及周書卷四九、北史卷九六氏傳都作「姜」，殿本刻誤，今逕改。

〔三五〕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 按這裏但稱城主，不舉城名。卷一九達奚武傳稱「梁將楊賢以武興降」，疑脫「武興」二字。

〔三六〕無俟二談也。殿本考證云：「二」字上疑脫「一」字。

〔三七〕任奇。殿本考證云：「北史卷六九王悅傳作『任珍奇』」。按此是雙名單稱。

〔三八〕行次闕城。北史卷六九王悅傳「闕」作「關」。按白馬城卽陽平關。見水經注卷二七沔水注。疑作「關」是。

〔三九〕其長子康恃（悅）舊望。宋本、南本、北本、汲本「恃」下無「悅」字。殿本當是據北史補，局本從殿本。按「舊望」卽舊姓、望族，藍田王氏之爲舊望，不因悅一人，不得據北史以補周書，今刪。

〔四〇〕授郢州。殿本考證云：「北史云『授郢州刺史』，脫『刺史』二字。」按此或是省文。

〔三一〕官至司邑下大夫。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無司邑下大夫，正四命冬官諸下大夫中有司色，這裏「司邑」疑是「司色」之訛。但卷三五裴俠傳亦作「司邑」，今皆不改。

〔三二〕父江。北史卷六九趙文表傳「江」作「珏」。

〔三三〕所管地名恆陵者。北史本傳「陵」作「稜」。按卷四九僚傳亦作「恆稜」，疑作「稜」是。

周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擲

裴寬

楊敷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

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沉毅有遠量。永安初，爾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之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

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仍

從平悅。

魏孝武西遷，除都官尙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

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

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絢表請贈諡。〔四〕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幽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諡曰敬。

子度，字幼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度弟絢，字會績，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浙資二州刺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類，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五〕父道龍，征虜將軍、

鉅鹿郡守。

定醇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爾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
〔威〕將軍。〔忸〕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
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太
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
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
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觀之，論功爲最，賞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
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戶。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
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魏廢帝
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三〕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七〕世宗初，拜
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
及定代還，羌豪等感戀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
軍。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
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

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度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爲陳人所敗。皎得脫身歸梁。定旣孤軍懸隔，進退路絕，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爲度等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

擲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擲，擲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由是擲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欲往晉陽就爾朱榮，詔擲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擲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擲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及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擲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五百戶，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從魏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加撫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爲，乃遣獬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竊，以獬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獬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獬入朝者。

時弘農爲東魏守，獬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獬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獬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獬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獬行郡事，獬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涉）（汾）、二絳、建州、（大）（太）寧等城，獬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獬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爲殿，獬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馬恭懼，獬威聲，獬棄城遁走。獬遂移據東雍州。

太祖以獬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獬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並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獬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步騎二萬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

振。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二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獮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獮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卽授建州刺史。

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獮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獮率步騎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旣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獮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別封郃陽縣伯，邑五百戶。

邙山之戰，獮攻拔柏谷塢，因卽鎮之。及大軍不利，獮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獮，獮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前經十數里，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復授建州刺史，鎮軍箱。獮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

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獮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獮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三進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復除建州邵郡河內汲

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獬還。併肥如、邵陽二邑，合一千八百戶，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獬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

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獬率義兵萬餘人出軹關。然獬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獬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獬軍。獬以衆敗，遂降於齊。獬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獬之敗也，新平郡守韓盛亦於洛陽戰沒。

盛字文熾，南陽（渚）堵陽人也。〔三〕五世祖遠，爲鄭縣令，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曾祖良，舉秀才，奉朝請、姑臧令。祖興，魏儻城郡守，贈直州刺史。父先藻，安夷鄜城二郡守，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

盛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魏大統初，起家開府行參軍。轉參軍事。從李遠積年征討，每有戰功。累遷至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臨湍縣子，邑三百戶。保定四年，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爲新平郡守。居官清靜，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治肅然。尋以本官從晉公護東討，於洛陽戰沒。贈浙洛義三州刺史，諡曰壯。子謙嗣。官至大都督。

盛二兄，德興、仲恭。德興姿貌魁傑，有異常人。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仲恭美容儀，澹於榮利。郡累辟爲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三〕}後歷廣原、靈原、新豐三縣令，所在皆有聲績。有八子，並有志操。少子紉約，後最知名。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

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三〕}親歿，撫弟以篤友聞。榮陽鄭孝穆^{〔四〕}常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權臣擅命，乘輿

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咸不能對。寬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三〕}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

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召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四〕}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貳，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至於法保，尤被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五〕}亦一時之計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六〕}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狹，^{〔七〕}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臥氊，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

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并賜馬一疋、衣一襲，卽除孔城城主。

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尋加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鎮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鮓，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寬經略焉。鮓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太祖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拜司（士）（士）中大夫。（三）

保定元年，出爲（汾）（沔）州刺史。（三）尋轉魯山防主。四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復州事。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事資守備，於是復以寬爲沔州刺史。而州城埤狹，（三）器械又少，寬知其難守，深以爲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卽白襄州總管，請戍兵，（三）并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府許增兵守禦，不許遷移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簡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銳。相持旬日，靈洗

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卽摧碎，弓弩大石，^{〔三〕}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後還建業，^{〔三〕}遂卒於江左。時年六十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開皇元年，隋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

義宣起家譙王儉府記室，轉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

漢字仲霄，^{〔三〕}操尙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漢爲司馬。遠特相器遇。尋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成都上士。^{〔三〕}尋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三〕}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復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同爲八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漢少有宿疾，恆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唯漢直道固守，^{〔四〕}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

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_{〔四〕}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建德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晉州刺史。

子鏡民，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後歷宋王寔侍讀，_{〔四〕}轉記室，遷司錄。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漢弟尼。_{〔四三〕}

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閣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_{〔四四〕}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歎美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尋以疾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

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民，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_{〔贊〕}_{〔贊〕}府記室參軍，_{〔四五〕}仍兼侍讀。寬族弟鴻。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孝閔帝踐阼，拜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爲晉公護雍州治中，累遷御正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爲中州刺史、九

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扞禦之能。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爲襄州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楊數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別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爲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戶。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并前八百戶。除小戴師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馬消難，還，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首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

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爲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荊州總管長孫儉並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西〔州〕，以敷爲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吳〕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和六年，出爲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五百戶。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扞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疆寇四面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乎！」〔四七〕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懼卒於鄴。〔四八〕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諡曰忠壯。葬於華陰舊塋。

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羣雄競逐，俊能馳騫，各吠非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槩，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權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數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擲屢有奇功，狃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擲之謂也？

校勘記

〔一〕拜驃騎將軍大行臺 張森楷云：「大行臺官尊，時止字文泰、高歡爲之，非善所得官也。」北史卷五九趙貴附從祖兄善傳「臺」下有「尙書」二字，當是。」按張以爲時止高歡、宇文泰爲大行臺之說，誤，但趙善不能爲此官和當從北史的意見是對的。上文明云「爾朱天光爲關右行臺」無「大」字，或是省文，或是後加「大」字。趙善先爲行臺左丞，後爲尙書，於升進次序亦合。

〔二〕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張森楷云：「下『雍州』上亦當有『東』字，刺史例不得在所督

州外也。」按張說是，此時雍州刺史爲爾朱天光見魏書卷一〇，孝莊紀永安三年，卷一一前廢帝紀普泰元年和卷

七五爾朱天光傳，趙善不可能任此官。

〔三〕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令）陵，諸本「韓」都作「寒」，殿本當是依北史改，然「韓陵」本亦可作「寒陵」，諸本不誤。「令」字衍，今刪。

〔四〕其子絢北史本傳「絢」作「詢」。

〔五〕祖比頽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北史卷六九元定傳無「頽」字，「務」作「婺」。錢氏考異卷三二云：「按魏志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無務州，務字疑譌。」按魏也沒有「婺州」，北史亦誤。

〔六〕除襄（廢）將軍冊府卷三五五四二〇九頁「威」作「威」。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將軍號無襄虜，襄威將軍在從第六品，今據冊府改。

〔七〕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三）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張森楷云：「上有『廢帝二年』，此不合復有『二年』。據太祖紀卷二文帝紀行周禮是魏恭帝三年事，此『二』當作『三』，上脫『恭帝』二字。」按北史正作『三年』，今據改。但北史亦無「恭帝」二字，也可能上「廢帝」爲「恭帝」之誤。

〔八〕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北史本傳和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一頁「孫隆」作「長孫隆」。按北史卷二二長孫嵩附五世孫儉傳云：「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湖公湖原作潮，誤元定

伐陳，沒江南。」知周書脫「長」字，今據補。

〔九〕〔所部〕衆軍亦被囚虜。宋本和北史本傳「衆」上有「所部」二字。張元濟云：「殿本脫此二字。」按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頁「衆」上也有「部下」二字。今據宋本補。

〔一〇〕正平高涼人也。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高涼縣屬高涼郡，不屬正平郡。元和郡縣志卷一四絳州稷山縣條又以爲北魏孝文置高涼縣屬龍門郡。這裏說「正平高涼」，不知何時改屬。

〔一一〕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按爾朱榮入洛在武泰元年見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及相關紀傳，此作「孝昌中」誤。

〔一二〕封肥如五百戶。局本「肥如」下有「縣伯」二字，當是依北史卷六九楊擲傳補。

〔一三〕先爲邵郡白水令。宋本、南本、北本、汲本「邵」下無「郡」字，殿本當依北史補，局本從殿本下請微行詣邵郡同。按此傳多省文，上「肥如」下省縣伯，此省「郡」字。傳內省文還有幾處，不再出校記。

〔一四〕正平河北南〔涉〕〔汾〕二絳建州〔大〕〔太〕寧等城。北史本傳「涉」作「汾」，張森楷以爲作「汾」是。按當時無「涉州」。又冊府卷四一一四八八六頁「大寧」作「太寧」。按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建州屬郡有泰寧，「太」「泰」常互用，「大」字誤。今皆據改。

〔一五〕潘洛。北史本傳「洛」作「樂」。按潘樂北齊書卷一五、北史卷五三有傳。「樂」「洛」同音，用作名字，當時常通用，今不改。

〔一六〕東雍州刺史馬恭

張森楷云：「裴文舉傳卷三七作『司馬恭』，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八〇頁從之。疑

此誤脫『司』字。」按北史和冊府卷三五五四一二頁都作「司馬恭」。當時文章中「司馬」常省作「馬」，然此乃史傳敘事，當是脫去。

〔一七〕東魏刺史車折于洛

「于」原作「於」。諸本及北史本傳百納本都作「于」，今逕改。

〔一八〕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

北史本傳「侯」作「尉」。按侯景似未官太保，北史卷五四尉景傳稱

景歷官太保、太傅。疑作「尉」是。

〔一九〕且前經十數里

北史本傳和冊府卷三五五四一二頁作「且戰且前」。按「且前」語氣不完，疑脫

「且戰」二字。

〔二〇〕獲東魏將李顯

北史本傳「魏」上有「東」字，按周書不得稱東魏爲「魏」，今據補。

〔二一〕南陽渚「堵」陽人也

宋本和冊府卷七八六九三四五頁「渚」作「堵」。按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

下襄州建城郡有赭陽縣。「堵」本音「者」，赭陽卽「堵陽」，作「堵」是，今據改。魏志，赭陽不屬

南陽，這裏是以漢魏舊郡縣標郡望。

〔三〕仲恭美容儀澹於榮利郡累辟爲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

冊府宋本卷八一二

作「仲恭以訾於明本作「貲干」榮利，郡辟爲功曹中正，仲恭辭不獲免，乃應之。申公李穆嘗謂仲恭

曰：『君唯願安坐作富家公，名級何繇可進？須爲子孫作資蔭，寧止足於郡吏邪。』仲恭答曰：『第

五之號，豈滅驃騎乎。」按「訾於榮利」當是「澹於榮利」之訛，宋本冊府「澹」訛作「訾」，明本以不可通，臆改爲「貲干」。「中正」下四十五字疑是周書脫去。否則「仲恭答曰」，上無所承，不知道答誰。

〔三三〕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 張森楷云：「『是和』二字，於義無施，疑誤衍文。」

〔三四〕滎陽鄭孝穆 諸本和冊府卷七九二九四〇〇頁「鄭」下無「孝」字，乃雙名單稱。殿本當是依北史卷三八裴寬傳補。

〔三五〕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 宋本「石」字下一字模糊。百衲本作「嶺」。張元濟以爲「巖」字誤，云「見北史」。或百衲所據宋本，此字尙清晰。然諸本都作「巖」，今不改。

〔三六〕遂得不坐 「遂」原作「罪」。諸本和北史都作「遂」，是，今逕改。

〔三七〕若仗兵以斬之 北史本傳和冊府卷四〇五四八一三頁、通鑑卷一六〇四九五五頁「仗」作「伏」。疑作「伏」是。

〔三八〕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 張森楷云：「北史『樂』下更有『樂』字。樂恂，揚州刺史也，見侯景傳 梁書卷五六。此掇一『樂』字。」按張說是，今據補。

〔三九〕關中貧〔校〕〔狹〕 冊府卷三七三四四三三頁、御覽卷三二六一四九八頁「校」作「狹」。按「校」字不通，今據改。

〔三〇〕但好鎮孔城。冊府卷三九三四六五九頁、御覽卷二七九一二九九頁「鎮」作「慎」。按孔城防主是裴

寬，獨孤永業是齊將，何得告誡部下「好鎮孔城」，從下文看來，疑作「慎」是。

〔三一〕徵拜司（士）〔士〕中大夫。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正五命有司士中大夫。「士」字訛，今據改。

〔三二〕出爲（汾）〔沔〕州刺史。錢氏考異卷三二云：「『汾』當作『沔』，陳書程靈洗傳卷一〇可證也。周本

紀卷二文帝紀下改『江州爲沔州』。隋志卷三地理志下於沔陽郡甌山縣云『西魏置江州』，而不及

改沔州事，亦爲疏漏。」按錢說是，下面「汾州既接敵境」，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一——七二頁正作

「沔州」。今據改，下面二個「汾州」都逕改。

〔三三〕而州城埤狹。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二頁「埤」作「卑」。

〔三四〕請戍兵。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二頁、通鑑卷一七〇五二七一頁「請」下有「益」字，較長。

〔三五〕弓弩大石。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二頁、通鑑卷一七〇五二七一頁「大」作「矢」。疑作「矢」是。

〔三六〕經數載後還建業。北史本傳和冊府卷四四四五二七二頁「後」作「復」。疑作「復」是。

〔三七〕漢字仲霄。諸本「霄」都作「賈」，殿本當是依北史卷三八裴寬附弟漢傳改。

〔三八〕成都上士。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無此官，疑有誤。

〔三九〕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太』原作「大」。宋本、汲本、局本和冊府卷六二四七五一〇頁都作「太」。

二張都以爲「大」字誤。張元濟云：「賓爲太府中大夫，見傳廿九。」按卽卷三七裴文學附高賓傳張說

是，今逕改。

〔四〇〕唯漢直道固守 北史本傳和冊府卷四五九五四五二頁「固」作「自」。

〔四一〕歲時伏臘哀慟而已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而」下無「已」字，「而」屬下讀。冊府卷七五五八九八七頁「而」下有「不」字，宋本冊府同殿本周書。

〔四二〕後歷宋王寔侍讀 按「寔」當作「實」，見卷一三校記第三條。

〔四三〕漢弟尼 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無此三字，殿本當是以北史補，局本從殿本。

〔四四〕大獲軍實 宋本「大」作「南」，張元濟以爲作「大」是。按「南獲」猶言南征所獲，未必誤。

〔四五〕起家秦王（贊）〔贊〕府記室參軍 北史「贊」作「贊」。按周書卷一三、北史卷五八秦王名贊，不名「贊」，今據改。

〔四六〕陳公純鎮陝（西）〔州〕以數爲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 宋本、南本、局本「西」都作「州」。按宇文純爲陝州總管見卷五武帝紀天和五年條和卷一三陳惑王純傳，今據改。又純出鎮陝州在天和五年五七〇年，而此傳系年上承前文的「保定中」五六一一五六五年，似乎楊敷之爲長史和「五年轉司木中大夫」，都是保定中事。再加上後面又特提「天和六年」，更使人誤認以前都不是「天和」年事，實爲乖誤。「陳公純鎮陝州」上應有「天和」三字，而刪去下文「天和六年」的「天和」二字，方合。

〔四七〕孰與死於寇乎 冊府卷四〇〇 四七五六頁「乎」作「手」。

〔四八〕遂以憂懼卒於鄴 北史卷四一 楊敷傳、冊府卷四〇〇 四七五六頁「懼」作「憤」。按上云「敷不爲之屈」，疑作「憤」是。

